

嘉靖邵武府志

五

K295.72

1

PDF

邵武府志目錄

第一卷

天文

星野

有圖

應候

雜占附

第二卷

地理

山川

有圖

巖峯嶺嶽嶂洞石坪
溪潭洲灘池物產附

形勢

勝景附

風俗

王制

建置沿革

有表

封域

有圖都保里至附

城池

街市附

第三卷

制宇

倉庫藥局附

第四卷

秩官

有表

第五卷

版籍

戶口
賦
土田
貢
役

第六卷

水利

泉
井
源
陂
塘
祭
圳
堰

津梁

第七卷

學校

小學附

第八卷

選舉

有表

第九卷

宮室

精舍 書院 堂樓臺亭軒閣
使院 隱居 宮苑 廳 祠 坊

第十卷

祀典

專祀義祀附

兵防

屯田民兵關隘寨附

第十一卷

人物

李忠定公世家

何李二氏世家

第十二卷

名宦

宦蹟附

第十三卷

鄉賢

名人附

第十四卷

孝義

貞女

隱士

僑寓

第十五卷

外志

奸佞

寺觀

庵院仙釋雜祠附

讓志邵武無亦科條舊貫非所謂作乃若舉凡立義則亦竊取之矣惟天始萬物故首之以天文其目爲星野爲應候地載神氣故次之以地理其目爲山川爲形勢爲風俗惟王贊助參配天地故次之以王制其目爲建置爲封域爲城池爲制宇爲秩官爲版籍爲水利爲津

梁爲學校爲選舉爲宮室爲祀典爲兵防庶幾乎不廢
三才之理以定綱維天以生氣地以成質王以惇化然
後人道立乃繼之以人物忠義正學章著繫社稷匡世
範民作忠定何李二世家篤信善道不失已因時著名
立業於家邦作名宦鄉賢孝義貞女隱士僑寓六列傳
物情不齊易十翼終雜卦書終秦誓而以外志終焉凡
五類三圖三表二十八篇

邵武府志目錄

邵武府志卷之十

祀典

專祀義祀附

敘曰邵陽千百侯封民神攸寄幽明意氣分守一進也誠之所至爲神神之所依爲主異業同敬揖讓而國治矣故志祀典

先師廟漢以下夫子爵號代異所稱祭皆釋奠

明興監於古昔尊夫子以王爵禮樂視周上公配享諸賢自顏子而下儀章以封爵爲差洪武十五年

詔天下通祀孔子頒釋奠儀于諸學二十六年頒大成樂

于天下府學令州縣如式制造成化十二年祭酒周洪
謨請增籩豆至十二侑用八今

天子以加爵號非所以尊夫子去其彌文只稱先師孔子配
享諸賢皆以其姓而稱子樂舞禮器降用有差故籩豆
皆十二今籩豆八故舞八侑今舞以羽籥六侑焉歲春
秋二仲月上丁日舉行釋奠之禮牲少牢樂登歌幣用
素皆循故典具見大明會典學憲周孟中儀譜尤詳嘉
靖二十二年守邢址修建廟學視諸禮樂器剋敝弗敬
增制造焉

故銅爵四今增二十故錫爵四十今增六十
一故錫爐九今增四十九故簠簋二十八今

增六十四故燭臺二十一今增九十八故銅二十五今
增一故勺七今增四故尊四今增二故篚九今增一故
方槃四十今增四十故鍋二今增六凡五百三十五事
舊祝板一銅爐一銅花瓶一鐘磬皆十有二籩豆皆二
百幃一紅幔四鼓幔一旛一旌一祝一瑟二琴六洗三
拊鼓二籠二香卓十舞衣三十六凡四百九十七事新
勺五懸一簫笛皆四毛血槃十三方槃百有五槃架四
銅禁四雉尾三十六紅燈十二棹八箱一秤二凡一百
九十九事

附錄編修張元頌禮樂記器禮之器故登一

銅三今第一登二銅故籩十豆十今籩豆第八故簞筥
各二今亦二故五齊三酒二水尊二十有四勺者八不
勺者十六今第勺者一酒三尊故七體俎二腥熟俎復
六今第二俎故槃毛血二籩豆間今先瘞以降神不槃
故南二俎三坫坫三爵今三爵第前三羹徑寘坫不用
故配享各祝文一今統之尊第祝文一樂之器鐘磬數
堵故十有六十二正聲四清聲純用今堵亦十六而第
用黃鍾大簇應鍾仲呂南呂林鍾黃鍾清六聲琴故十
一三五七九絃各二今第六絃七絃者六或六俱七絃

者故絲竹下六音俱依鐘磬用十六聲純今亦鐘磬聲
依第用六故樂無舞今舞以羽籥六佾焉故分獻樂各
殊章今亦統之尊弗制配享故羊一豕一共各帛一登
銅簠簋殺先聖各一俎殺而二籩豆殺而四今數俱
與故一第籩豆各殺而六十拈從祀故東西各羊豕一
幣登銅無籩豆各殺而二簋二簠無今十拈東西豕各
一幣共一從祀東西同十拈各銅一從祀無銅十拈籩
豆殺而四從祀殺而二十拈簠簋與從祀俱殺而一茲
皆器數末節之有損益者大者無損益凡以同崇極於
百王小者有損益備以貴多儀孰與簡以致精誠寔維
先聖從先進嘉仲

由之初意與

邵武縣舊從省隨祭于府泮宮弘治十

八年訓導周流芳何欽謂縣固專治而聖師廟貌空存
神位虛設乃惜小費懼非盡誠報本之義議以次丁日
卽學宮行釋菜禮令姜桂守夏英聞而是之別造祭器

皆釋奠焉嘉靖二十二年守邢址新易廟學增置諸器
故銅爐一大小鐵爐皆一今增磁爐十故磁邊豆共二
百四十今增一百四十四新銅爵二十錫爵八十二磁
簠簋九十二磁尊二牲盒二錫羹碗十紅燈八燭
臺三十祝板架一大小牲槃五十九凡七百三事光澤
泰寧建寧三邑儀註同樂不備

啓聖祠歲春秋二仲先丁一日行釋菜禮加特牲酒三獻

屬邑四學同

愚按先丁一日行禮亦可聞有同日舉行者義恐未安嘗聞之師曰啓聖之祀推本

追崇後時則非所以明親親於聖門同日則非所以致誠敬於夫子分誠奪敬非祭義也宜以先丁三日行禮日在散齋致齋之間又古以天干爲母日甲爲天干之首上丁近朔則朔日行禮朔日惟丁則同日酌行於義

尤當

社稷壇在郡西北舊儒學故址宋置于城西北隅元徙置

于西塔山之巔上官文子有記

畧曰社爲天下之通祀農爲天下之大本春秋

祈報嚴尊之至其可以世俗彛禮視之乎按郡乘昭武社稷壇舊在城西南禪山之頂政和中嘗移縣西紹興壬戌曾宰受端復其舊本朝初定江南隣寇未靖郡邑凋弊舊壇鞠爲榛莽初廖守邦傑初建郡社於城西北至是亦廢歲時行事守令始合祀於樵嵐門之右拔竹剪蓬取具造次風雨震凌綿蕞特甚禮鮮克終而神亦不我格大德三年李侯被命來尹茲邑越明年太守將有祀於社稷俾縣治之李侯慨然以爲已任乃捐俸爲倡爰復故址而新之衆工効勞曉昏劬事以亟集治壇於中以石爲王者各一壇之前則亭之以爲行禮之次亭之北則廬之以爲受胙之位環以兩廡樹以衆木門焉以降神也庖焉以絛牲也薨棟輦飛丹雘相照經始於六月之甲子訖事於八月之社太守乃帥其屬以落之旅獻雍容牲醴豐潔視昔有加焉禮腆神歆歲則

大熟於是邦人以遷復分合之不常立碑以紀其事庶
幾侯之嘉績亦相與垂於無窮屬余爲之記異時舉其
工氏之祀登斯山也躋斯亭也顧瞻陵谷思前人興勩
之勞稽古人制作之意其得不以世俗彝禮視之者此
碑亦不能無助焉

洪武十一年守張文昱變置今所封土爲壇

方二丈五尺高三尺四出陛各三級壇下前十二丈或
九丈五尺東西南各五丈埤垣爲墻四門紅油石主在
壇南正中去壇二尺五寸一壇二位左爲府社之神右

爲府稷之神歲春秋二仲月上戊日正官蒞祭

鄧武縣

官從祭入自北門其牲羊一豕一帛一用玄鉶一籩豆

皆四簋簋皆二酒三獻有祝文有受胙有望瘞神廚庫

房在壇南齋房在壇東邵武縣從祭不爲壇光澤縣壇

在縣西

皇朝洪武九年因宋元舊址重建泰寧縣壇在縣西在城保
宋元舊址洪武二年令陳橋重建建寧縣壇在縣北門
外一里宋元在縣西慶豐門外洪武十一年令畢原徙
置今所祭日儀節皆同惟牌題曰縣社縣稷之神不
同爾

山川壇在郡城西南丹臺山之東元在行春門外洪武二
年移于郡西南壽山之麓十一年守張文昱移置今所

坐子向午高二尺五寸方二丈五寸四出陛午五級餘
皆三級一壇三位中爲風雲雷雨之神左爲境內山川
之神右爲城隍之神皆南向歲春秋二仲上旬卜祭皆
正官蒞事帛用素凡七段望燎不望瘞餘儀註與社稷
同邵武縣官從祭不爲壇嘉靖十三年令曹察增構齋

房五楹于壇西光澤縣壇在縣治南一都洪武九年置

弘治二年令劉俊重修四門泰寧縣壇在縣治南迎恩

亭前洪武二年置建寧縣壇在縣治南在城保洪武七

年令畢原置于水南靈應廟故址十二年移置今所儀

註三縣皆同于府

城隍廟在城南隅宋東嶽廟基也舊在中街後洪武二年

守周時中徙建今所成化五年守盛顥重修弘治十六

年守夏英礮石爲臺建洋洋乎亭于其上歲春秋二仲

月合祭于山川壇祭郡邑厲則請神爲主儀註見前

按會

典國初有特祭

光澤縣

廟在縣東南隅舊在縣東洪武二年

令劉克明建于今所**泰寧縣**廟在縣治南使館之右洪

武二年令陳撝建**建寧縣**廟在縣治東梁宋之舊址

皇明洪武元年令董煥重建

舊志云城隍古不載祀典後世以爲崇城深池捍外衛內其英

靈之氣炳而爲神不可無祀世人不能察往往以入道處之面目冠裳侈加封號惑矣

郡厲壇在城北以蓮花寺舊址爲之洪武三年置于城北

演武場右成化九年圯徙置今所歲凡三祭春清明日

秋七月望日冬十月朔日先期三日主祭官齋沐更衣

備香燭酒果詣所祀城隍發告文請主此祭文詳會典

祭之日設城隍位於壇上牲羊一豕一設無祀鬼神於

壇下神其牲羊二豕二解置于俎有羹飯飯米三石香

燭酒紙隨用酒三獻有祝文文詳會典**邵武縣**官亦從

祭不爲壇**光澤縣**壇在縣平濟橋北洪武七年置**泰寧**

縣壇在縣北朝京橋東洪武三年置**建寧縣壇**在縣北

楓樹嶺洪武九年置正德五年流賊破城多殺不辜嘉

靖二年有司比倣里社壇加一祭焉按厲祭里社皆有之但不為壇儀節

不依會典爾三縣祭日儀節皆同于府惟牌以本府本縣字

為差

旗纛廟在衛署西所祀軍牙六纛之神衛所守禦官皆得

立廟致祭舊典春祭用鶩蟄日秋祭用霜降日今惟霜

降日一祭其牲羊一豕一今副牲各一帛一祝一香燭隨宜

至日守禦長官武服行三獻禮餘儀註與社稷同

名宦祠舊所祀古今八十餘人歲以春秋二仲月祭先師

禮畢具儀以祭其牲少牢有祝文酒三獻嘉靖三年學

憲邵銳以爲濫命教授周衝采輿論去其所宜去舉其

所宜舉今所祀鎮將陳巖陳韓胡斌宋知軍州事宋咸

王洋王遂王埜王邁方澄孫張髦趙時賞總管吳按攤

不花知府周時中楊衡盛顥劉元同知王佐陸勉鄒武

通判趙紡夫經歷郭瑛檢校李春教授方嵩周衝訓導

王弁倉大使林興祖凡二十七人

邵武縣

所祀知縣張

仕遜陳孔碩劉純孔公俊王拯縣丞謝源有祭田令曹

察置

光澤縣

所祀知縣尹洙上官均况逵三人

泰寧縣

所祀鎮將鄒勇夫知縣吳遠章元振定定四人

建寧縣

所祀縣尉洪天驥教諭陳激衷巡檢許繕三人祭日儀

註皆同于府

鄉賢祠李忠定公黃簡肅公已有專祠不類祀矣舊所祀

古今百有餘人學憲邵銳亦去其濫者六十餘人今祀

黃亘張巨錢吳海上官洎龔慎儀龔穎上官疑游烈黃

通上官均孫諤上官恢黃中美上官惜盧奎何允何鎬

趙善佐謝師稷饒幹李夔朱震上官悟吳炎任希夷上

官渙賈葉武子葉寅杜杲杜庭上官渙然危昭德季陵
范如圭呂勝已嚴羽嚴粲黃鎮成李學遜丁時習郭回
譔賤生陳泰朱欽寧堅蔡元貞凡四十五人歲春秋二
仲月後丁三日舉祭儀註與名宦祠同邵武縣舊有祠
所祀人與府同後併入祠光澤縣所祀李深李郁李
呂李閔祖李相祖李方子李應龍黃渙高談危一凡十
人嘉靖二年守潘旦扁其祠曰道學祠買田十畝以供
棗盛今李氏子孫專以爲己家廟欲去黃渙高談危一

此不可之大者也宜依舊改道學爲鄉賢則輿情允愜

矣泰寧縣所祀鄒應隆何道旻江寧宗鄒允隆四人

寧縣所祀謝調謝皓劉剛中俞豐李安期張子英五敬

余志凡八人三縣祭日儀註與府同

朱文公祠按舊志文公以師禮事黃簡肅公與何叔京爲友李方子則師事文公任希夷趙善佐呂勝已饒幹葉武子俞聞中黃謙吳壽昌朱震廬奎梁琢馮允中皆嘗從游問答甚多具見晦翁全集則茲郡固文公過化之地也弘治五年同知張榮卽府治南舊社學地建祠祀公以何鎬李方子配諸嘗從游皆從祀歲二仲上丁後

正官卜日詣祠行三獻禮牲少牢學憲姚謨守潘旦令

曹察各置有祭田合三十三石九斗歲僉守者一人

鄒武記

弘治壬子府貳張君榮創武陽書院以祀朱

文公文公宅里在建陽去邵武僅二舍葬地在嘉禾與

半嶺鄰余嘗過建寧歷建陽及崇安於文公家廟畫卦

亭考亭武夷書院時一瞻拜而雲谷白鹿則未至而有

待也文公足跡所至悉皆有祠則文公神宜位于邵武

也正德辛巳郡大夫潘公旦來守茲土爰稽祠之歲入

則提學副使姚公謨置祭田米二石八斗嘉靖改元潘

公益以庵田租一十二石四斗明年又益以田租十石

公曰文公後修祀仰給有賴矣何臺溪之後在上麓者

吾聞其不能自存合折其半以與之又修黃簡肅公蒙

谷書院劉文簡公祠堂以光澤李果齋祠三世並列特

新其祠宇別其龕位復置田若干以裕其嗣孫使衍其

祀又相地遷泰寧學宮補前所闕而啓後所續

也書院田段歲久恐遺失刻石俾有所考云

李忠定公祠在府學南樵溪四曲之濱北向淳熙十三年
教授徐元德肇創於軍學講堂之東朱文公有記後燬
景定中攝郡事方澄孫倅錢謙孫復建於城東行春門
外古文廟側榜曰樵溪書院元至元十六年同知萬不
花移建於樵溪五曲之上

皇朝洪武二年改書院爲府學祠廢正統四年邑人上官祐
言于守徐述復建于府學大成殿東學士王直有記成
化三年教授張濟疏乞

賜祭以褒獎忠良激勵臣節

制可下禮部翰林院撰祭文省府修葺祠宇辦祭物歲春

秋有事南壇後一日皆府正官蒞事牲少牢酒三獻祭

文詞曰汴鼎遷抗宰臣扶危愛君憂國安夏攘夷審諤

之言勁特之操奕世垂芳鄉祀歲報魏公張浚祭文惟公奎躔孕秀崧嶽

降靈奮百世之英風推一時之豪傑頃未冠字事親行

古人之難迨展壯圖許國任天下之重著直聲於左史

決大策於太常遊登侍從之班爰極將相之任凡三朝

之歷事惟一德以自持雖屢逸於祠宮實乃心於王室

每當艱危之際力陳忠讜之謀慨功名未副於所期而

泉壤遽成於永訣浚竭來假守載獲親仁備聞雅論之

餘益佩成人之德豈謂云亡之嘆俄與契闊之悲念一

老之弗遺徒自嗟於交臂儻百身之可贖其執擘於捐

軀惜涕泗之無從具醪羞而致薦宋政張守祭文惟公

識洞古今氣涵宇宙高明之學成於夙習經濟之具得

於天資進讜言於羣邪拱默之時定大業於國勢阽危之際赫然偉望著在兩朝逮上聖之嗣興冠羣臣而入輔規模甚遠經畫云初俄讒譖之陰乘遽飄零而遠引落落難合豈容袁盎之居中捲捲不忘何愧畢公之在外嘉猷必告褒詔屢頒謂宜遄歸上宰之班永弼中興之運國之不幸人之云亡嗚呼哀哉公之用也不究其才公之賢也不得其壽輟朝興一老之歎告第冠三孤之崇雖極哀榮曷慰存歿惟是高名大節揭日月以爭光爽氣英姿照丹青而不朽守從游固久辱眷尤深款緒論於閩中接遺蹤於江表醉吟綠野永懷杖屨之餘歎諾黃堂猶奉教條之舊警呼奄忽想像平生寓哀以辭有隕如瀉尚書程頤祭文嗚呼天下之事其變不可勝言也有衆人以爲難而君子易之者固不足道矣雖君子猶以爲難者其孰能堪之有衆人以爲非而君子是之者因不足道矣雖君子猶以爲非者其孰能辨之天未遽喪斯道必有魁壘傑立之偉人離羣絕類望古聖賢而無愧者堪人之所不能堪辨人之所不能辨由是方其未得位也人固以宰相期之幸其旣得位也必

欣歡慶忭日冀事功之成及其既釋位而去也又咨嗟
駭歎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斯痛也豈適私於一人也惟
公受天異稟爲時偉人學該今古氣塞宇宙識洞幾微
才周事物而濟之以昭日月貫金石之精忠則夫雖君
子以爲難且非者惟公克堪辨之是豈偶然也哉昔在
宣和諛佞盈庭水發無由滋及都城厥各罔念舟楫是
營公立螭吻忠憤填膺直前論奏披素輪誠遽嬰逆鱗
聞者震驚徽皇慕道軒轅是法虜始稱兵內禪意決輔
弼回遁環拱莫發公貳太常密章夜達重光升輝亟濟
丞轄虜在朔陲遙聞氣折限制南北天塹長河虜騎馳
至虎士投戈遽議出巡百僚媿媿公持不可有唱莫和
屹如砥柱獨沮頹波匪或持之糜潰奈何寇旣臨城詐
請和議肉食幸之墮其詭計公獨治兵論堅志銳城不
可犯匡羸奮厲潛軍夜襲虜營震悸國有人焉相率斂
避聖上龍飛亟詔公歸宰衡正位中興始基請旋故都
庭議具違號召河北十萬義師或詆生事拔本塞機落
落孤立羣口交非屏逐顛沛迄于海外雷霆怒息萬里
歸旆往帥長沙荆湖都會寇盜雲屯望風駭潰歷歲逾

年政成身退乃心王室播死不悔爲宗廟計蹇蹇王臣
計天下事切於謀身跡有內外心無疎親有策必獻有
議必陳愛君之切不憚諄諄視彼著蔡曾何足珍凡是
數者人苟得其一節已足以自立於世世苟得一節之
士亦足以扶顛危而起疾疚嗟夫有如公者兼是衆美
世方望公在君左右克終往緒光復先業天不慙遺使
棄茲世而死無所歸咎矣或有君子以爲難且非者其
不拱手而稽顙者歟則瑀所謂痛非一人之私者是乎
非耶受知有素往哭無從抽詞致奠而痛之深者成化
又非鄙文之所能究公其鑒之

六年諸生以祠宇僻隘弗稱請于都憲滕昭徙建于此
學士柯潛有記正德十年巡按侍御張景暘重修令蕭
泮置祭田守潘旦同知鄒武各增田合米五十六石五
升畀其裔孫以綜祠事嘉靖十四年守王鈞重修歲僉

守者一人

張文公記建炎丞相隴西李公邵武人也少有大志自爲小官卽切切然以天下事爲己

憂宣和初一日大水猝至幾冒都城人莫能究其所自來相與震懼而無有敢以爲言者公特適爲左史以爲此夷狄兵戎之象也不可以不戒亟上疏言之遂以謫去數歲乃得召還則虜騎已入塞而長驅向闕矣公復慨然圖上內禪之策誠意感通言未及發而大計已決虜圍旣迫羣小方謀挾至尊犯不測爲幸免計公又獨扣殿陛力陳大義得復城守以退虜兵然自是以來割地講和之議遂起公又再謫而大事去矣光堯太上皇帝受命中興疇咨人望首召公爲宰相公亦痛念國家非常之變日夜圖回所以修政事攘夷狄者本末甚備蓋方誅僭逆以正人心而遣張所撫河北傅亮收河東宗澤守京城遂將益據形便大明紀律以示必守中原必還兩京之勢而小人有害公者遂三謫以去而不復還矣淳熙丙午距公去相適六十年而求嘉徐君元德命教此邦謂公之忠義籌畧海內有志之士莫不誦而傳之顧其鄉人子弟乃無有能道其萬一而興起焉者

於是闕堂之東肖公之像而立祠焉四月吉日合郡吏
率諸生進拜跪奠安侑如法已事而以書來屬熹記之
熹惟天下之義莫大於君臣其所以纏綿固結而不可
解者是皆生於人心之本然而非有所待於外也然而
世衰俗薄學廢不講則雖其中心之所固有亦且淪胥
陷溺而爲全軀保妻子之計以後其君者往往接迹於
當世有能奮然拔起於其間如李公之爲人知有君父
而不知有其身知天下之有安危而不知其身之有禍
福難以讒間竄斥屢瀕九死而其愛君憂國之志終有
不可得而奪者是亦可謂一世之偉人矣徐君之祠之
也非其志之所好學之所講有在於是則亦孰能及之
哉故喜喜聞其事而樂推其說以告郡之學者雖病且
衰而不自知其感慨發憤猶復悟有平日之壯心也

七

自記宋自紹聖以來君子日否小人相繼用事至

宣和極矣上之人既無道揆一聽其所爲天乃出災異
以譴告之而猶不悟君臣上下肆然自以爲得志於是
交夷狄開邊釁及疆場既墮虜騎向闕而小人猶排忠
直誤國家靖康之禍有不忍言者當是時燭事於未然

奮力於已然志雖不就忠則有餘者丞相李公也公諱
綱字伯紀邵武人宣和初爲左史京師大水公謂有夷
狄兵戎之變卽上章乞戒備斥爲縣治虜寇至上欲避
而東且割地以求和公時復用言祖宗地尺寸不可棄
力贊城守而以身任焉屢出兵敗虜小人間之遂罷衆
相與力爭得復留虜旣退上下恬然不復理邊事公獨
憂之數陳備邊禦戎之策不聽又爲小人所沮出巡邊
未幾罷不用建炎初起公爲相卽上十議誅僭逆以正
人心務治內攘外經理兩河圖復京師還二帝事方就
緒復爲小人所讒輒罷斥自是益遠去而中原失守偏
安之勢成矣公雖去朝廷然惟知納忠不以禍福易意
事有益於國者無不言而言輒不用且卒於不返嗚呼
公之用舍生民之利害國家之安危繫焉此宜爲君者
所倚任而乃使小人之間得行何其厚於小人而薄於
君子也方其罷而復留太學諸生都城之細民皆知公
之忠其後凡使至虜虜人必問公安否公之所存見信
於下人與夷狄而不見信於時君豈非其蔽之甚哉或
以宋之不振歸之天直則以爲人謀之不臧於天何尤

焉淳熙丙午教授永嘉徐元德立公祠於郡學講堂之
左後黜于兵景定中郡守方登孫翔樵溪書院以祠公
元至元辛巳邵武路同知萬不花移翔於郡治東南樵
溪五曲之上洪武初以書院爲府學祠堂遂廢正統已
未郡人上官祐爲弋陽令歸以公祠事請於郡守徐侯
述侯欣然從之乃復建於故址而與郡縣僚屬及諸士
大夫修祀焉行在戶部侍郎吳公璽亦郡人俾直記其
事直謂公忠誠載之國史傳之天下後世爲君子者必
當起敬起慕而取以爲則焉鄉郡人士邇公之居而思
公之迹其於感發宜尤易况拜公之祠瞻公之像爲親
炙之者乎徐侯之爲此上官令贊於初吳公欲有示於
遠是三賢者皆尚德之至且有風勵之意云詩曰高山
仰止邵武之士皆能如其意將不皆爲君子矣乎故爲
之記俾刻諸廡下以俟

學士何潛記

邵武郡學東故有

宋建炎丞相李忠定公祠淳熙中教授徐元德建晦菴

朱夫子爲之記其後遷改不常以至於廢迨我朝正

統己未郡守徐述復建於舊址吏部尚書王文端爲之

記成化戊子詔有司歲春秋享祀蓋因教授張君濟

之請而郡守盛君頤同知王君琳通判劉君貫遵承惟
謹又訪其後之秀穎者進爲學生且盡復其家族之人
以稱德意致仕都憲郡人陳公洎郡學師生請以學
傍佛舍曰化城院者改爲之提學僉憲游公深以爲宜
郡人惑於風水之說遂不果庚寅之秋巡撫都憲滕公
蒞茲郡謁拜公祠舉公忠義風勵諸生諭郡守馮君孜
封植李氏墳墓且進其後於學者數人諸生因白向者
改祠之事滕公卽詣化城院見屋宇猶完整不假修治
遂撤去佛像奉遷公之神主於其中裸奠妥侑如法郡
之人士來觀咸懽欣踴躍馮君謂茲盛舉不可無傳乃
走書致滕公之意屬潛記其事潛惟李公學行純正負
天下之重望以一身去就爲國家之安危其忠義誠切
見於奏議而措諸行事者已震耀一時傳至於今雖庸
人孺子猶能誦其勳名欲跋見之而不可得又有朱王
之文實在於壁其出處始終載之詳矣潛復何言顧惟
古今人物如公者蓋不多見當時小人側目讒言蠶起
使公屢遭竄斥不得盡用其才於世而宋業卒至偏安
於一隅重可慨已夫讒邪之能壞人國也如此有天下

者所宜深戒覆轍之虞信任忠賢以爲長治久安之計
不使讒言得以間之而委質事人者當勵公所爲不以
讒間之言變易其節以至於失身而忘君此潛之所欲
見於言也况茲改祠非特表崇忠良爲可紀而廬佛舍
不惑於異端因舊貫不費乎民力皆世之爲政者所以
不能及也遂具書之鄧守潘旦記畧宋丞相忠定李公
宣和初官左史上水災變及金虜犯闕定策守京城虜
退力斥和議竟三黜以終其身夫公忠義在社稷籌策
在奏疏天下後世咸企望其風采况鄉人乎邵武公鄉
井也禮宜有祠祠創于宋屢廢輒興我朝復建于樵
溪四曲之濱成化間詔宗以文有司春秋舉祀如儀
前守葛君浩蕭尹泮買田五十畝付公之孫課其入以
供祀事正德辛巳旦奉命來代謀諸貳守鄒君武節
判李君華嘉靖元年購田若干畝二年益田若干畝入
祠嗣孫其世享之公私俎豆庶均有豫矣景先哲
而崇祀典後之人豈無聞風而興起者乎

黃簡肅公祠在四曲溪西舊在蒙谷山燬乃改築于金盤

坪嘉靖二年守潘且改南溪書院爲今祠

福曰象谷書院學憲

姚謨邵銳守劉元潘且令曹察前後置田合二十九畝
一分畀其裔孫以供犧牲粢盛歲僉守者一人春秋二
仲後丁三日縣正官詣祠行禮儀註與鄉賢祠同

劉文簡公祠在府治東隅嘉靖二年守潘且改龍源書院

爲之學憲姚謨守潘且王鈞令曹察各置有祭田合米
一十一石二斗畀其後昆以供祭物縣正官蒞祭祭日

儀節與簡肅祠同公本建陽人葬于邑之焦屯桂林山

故祠祀公真西山題神道碑

畧曰上更化改元之九年二月工部尚書劉公薨詔

以光祿大夫告其第十四年六月有司按諡法博聞多
見曰文正直無邪曰簡請諡公曰文簡詔從之其孤厚
以前尚書卽三山陳公孔頌文狀來謁銘德秀從公游
有年凡其脩身立己正君端朝之本末實具知之顧嘗
竊論公平生大節雖未易以一善名然溯其學問之源
流與夫見諸謀謨事業則惟正之一言足以蔽之蓋公
皇考銀青府君蚤受學於屏山劉先生籍溪胡先生盡
得理義精微之蘊勿在家庭耳濡目染少長府君授以
河南程氏書曰觀此可以爲學矣晦庵先生朱文公以
道德爲學者師公出入其門切磨講貫者數十年砥他
從游之士爲最久而所造爲特深則其學固已粹然一
出於正矣公之天資厚重而不浮純一而弗雜又嘗用
功於致知力行之地故其言必正言行必正行確然自
守以終其身晚登朝廷致位侍從雖未及盡行其志而
奮陳忠謀察微慮遠汲汲於扶持天下之正論而詭隨
迎合以售其私者一亡有焉故德秀以爲正之一言足
以槩公之平生者詎不信夫今明詔用有司之議以正
直無邪諡公其可謂不虛美矣公諱煥字晦伯蓋漢之

胄出有諱幽者遭五季之亂自光州固始遷焉遂爲建陽后山人十世至銀青府君以累舉恩入官終於朝奉大夫致仕公其長子也以乾道八年進士主紹興府山陰縣簿再調堯州錄事叅軍於郡政禔贊最力同僚有忌公者城公之吏以求其私卒毛髮無所得後其人以他故抵罪遭按問惶駭失措公攝其官反營護之使免人謂公爲長者調連城令邑居臨汀窮僻處民力困而上供煩公首損令添給與凡例所當取者歲爲錢幾千緡博節他費尤多繇是得以稍蠲民間無名之斂汀人至今德之新其縣之學而教諸生以入德之方士爲翕然知向改宣教即知福州閩縣事清靜平易有古循吏風邑有洲田因潮耗息有寓公素貪欲奪數十下戶田公援前帥奏請折其妄民得安業秩滿至都有旨陞擢公自謂與丞相趙公有連當避乞通判潭州以歸上新受內禫公寓書丞相曰前日之事如病寒熱一旦解散卽無所苦至於蠱毒中人初不自寬者是賢乎蓋指韓侂胄也其後迄如公言丁外難服除主管都大坑治司文字知德慶府受代入對言前者北伐之役執事者不

度事勢貽陛下憂今雖從和議可無虞乎願益恐懼修政以強國本開言路以廣忠益闡公道以進人才飭邊備以防虜詐時執政議欲留公宰臣陳自強曰斯人閩縣之政吾知之然真是偽學仇胄誅自強遂以公提舉廣東常平茶鹽事嘉定二年召入對曰人君代天理物聖人憲天聰明故典禮討命皆歸之天示不以私意參焉所以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天下定于一苟有私意形於朝則朝廷各有心形於天下則天下各有心矣人各有心以事其上亦曰殆哉願陛下主此公道不用一毫私心不聽左右私言大臣奉行公道進一人退一人皆采天下公議而無作好惡至於一號一令莫不皆然如是則言而民信動而民從盜賊不作水旱饑饉之憂可消矣時江湖寇方警公言弭盜之策當精擇帥臣而重其責許以辟置選補帥臣重于一路耳目不蔽奸宄具知除吏部郎中上言救天下極弊不可守天下常規凡內庭冗費願委信臣特加裁削為外庭倡外庭冗費責之大臣更加裁削為天下倡後因登對又取淳熙故事以進其畧謂孝宗於楮幣流通之時尚出內帑金銀

收之爲今日計亦不過漸收之而已時朝廷以楮幣自
輕爲憂對言陛下卽位之初首重講讀十有六年未嘗
厭倦不知聖躬內省亦有日新之益乎觀理道亦有日
新之效乎羣臣兩對清光陛下臨朝淵默無言猶懼陛
下臨朝不與羣臣言退而與言者何人邪臣願開張聖
聽於經筵講讀大臣奏對反復問難以求義理之當否
與政事之得失則聖學進而治道隆矣願詔大臣體蕩
蕩平平之義惟賢是任惟能是使去好惡之私絕黨偏
之蔽則野無遺賢而庶蹟咸熙矣乞外除提點浙西刑
獄論平江和糴之擾常州諸縣科買馬草之弊乞蠲除
之召爲國子司業始見諸生首誨以立身行己爲先對
言治道源於士風士風本於學術以論語孟子爲門大
學中庸爲準故以事父則孝事君則忠世之所謂道學
者也慶元以來權佞當國惡人議已指道爲僞屏其人
禁其書十餘年間學者無所依向義利不明趨向汙下
人欲橫流廉耻日喪望其旣仕之後職業修名節立不
可得也又言舍法兼取行藝今但攷其藝而畧其行致
學者自放於規繩之外故侍講朱熹守南康日於白鹿

洞書院揭示學規皆聖賢教人大旨學者立身之要謹錄以進請頒下兩學爲諸生齋規與舊學規並行取文公中庸大學論孟之說錄於宵監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充接伴金國賀正使歸對論經筵講讀乞加訪問郊祀恩特封建陽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權刑部侍郎兼國子祭酒又兼太子左諭德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上疏曰近歲士大夫隨聲是非之患多可否相濟之義少其平居苟且依違患失則其言事必無犯顏逆耳之忠臨難必無仗節死義之操願詔大臣獎忠讜以作士氣戒諛佞以肅具僚宗社幸甚又言虜運已衰我之邊鄙宜過慮者三盜賊乘閒姦雄崛起外夷倡獮是也備之之策惟在得人又乞申徹諸帥各舉將才帥守監司亦得論薦其說甚備旣又取歐陽修軍中求將之法上之又言中原雲擾使命不通或敗兵奔突或流民來附皆不容亡備若民兵措置有法則邊境守禦自安又取歐陽修論西北虜事以獻曰契丹爲元昊所敗人皆以二虜拏兵爲喜脩獨憂其爲將來之患蓋爲國者習安則人材難見有事則將帥自出變

驕心爲憤志化惰卒爲精兵則二虜交兵乃虜之利非
我之福也今夷虜相攻戰爭方始拏兵不解強者爲雄
鄰有強國非我憂乎臣謂凡今極邊州郡之未城者當
城之至於邊邑之可控扼應援者亦宜以時修築又取
姚襄歸晉侯景附梁事以進其畧謂毋謂虜方多事我
得以自安也今縱不能如晉人焚幣斬使亦可誘以道
路未通幽都未返遷延其詞以答之遷延年歲我於其
間亟修固守之實則非惟示威於女真又可以伐二寇
之謀尋又上疏其畧以爲令虜酋奔竄河北山東盜賊
縱橫隳人夏人攻擊未已使遂滅亡則中原雲擾姦雄
乘之必若符堅之時萬一稍能自立則狼子野心必未
可保將若逆亮之時皆可深慮願深味孔子遠慮之言
力行仲舒強勉之說又言臣前議置制司於兩淮之中
移屯兵於要害之地近聞使虜而歸者亦獻此策今地
兼吳蜀當虜滅亡之時正我立國之日竭民膏血以奉
垂亡之虜固不可彼方据吾故都尚遣使以賀可乎願
移屯以壯邊勢且責帥守豫爲之防使疆場有備彼欲
以虛言恐喝不可得也又願詔邊臣以祖逖羊祜陸遜

爲法使仁聲仁聞播於華夷民心旣歸恢復在其中矣
除刑部侍郎進言河北方張之虜山東崛起之盜乘女
真微衰各謀吞併我若復通女真輸之歲幣旣失大國
之體復啓取侮之端爲今之計必得聲實兼全使莫敢
侮予而後可所謂實者建制司於淮上移兵屯於要地
是也所謂聲者罷通賀女真之使是也時江上諸將多
以微文細過坐黜雖嘗有功邊鄙者或不免吏議公取
曾鞏政論言藝祖置將皆畱之以財其說曰待武吏與
待文吏不同文吏責以廉耻武吏取以材能文吏任州
縣以節用愛人爲先武吏任將帥以醜賞得士爲先將
帥在邊欲其間諜精明士卒用命非財不可顧可使之
嗇於財乎四月早有詔求言公上疏曰陛下更化之初
嘗下求言之詔而深慮遠謀忠言鯁論未嘗施行所行
者目前之細故臣不知陛下誠意在於聞闕失而正厥
事乎抑用人言以應故事乎若詢人言應故事則天下
固不可欺也不正厥事人可欺乎天下之事當與天下
共之不可以一人私之事之是非至於義理而止臣願
陛下與二三大臣至公無我躬覽中外書疏付之給舍

俾條上所當行者講究而施行之則人心悅而天意解矣權工部尚書兼太子右庶子仍兼講讀嘗取文公所釋論孟等書以獻公於講說不爲文采至其切於脩身正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必反復開陳之嘗進哲宗避蟻宮中事曰聖人脩德不以隱顯二其心後世人君謂宮庭燕私之間舉動不謹人不得見言語不擇人不得聞而不知無隱不彰載之信史者雖床第之言無不書也至仁宗講損卦懲忿窒慾則曰人之接物易以忿害物人之處身易以慾害身也公每讀講至經史所陳聲色嗜慾之戒輒懇切再三及是數陳尤力嗚呼倘天假之年使終任輔翊之責其所以成就諸德者顧可量也公以年過七年屢請謝不獲猶黽勉輔導不怠故疾間復作遂不起享年七十有三積階太中大夫爵建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以通奉大夫致仕遺表聞贈賻如式公爲人簡質端重而天性孝友尤篤少習家訓長得明師又見四方前脩鉅儒如南軒張宣公東萊呂成公皆與往復講論其學以不欺爲主其接物夷易溫然可親然欲干以私者皆莫敢出口與人言心平氣和語簡而

應者心服稱人之善無溢美其惡惡亦無深疾每夜欽
狂默坐虛心省察常曰不於定靜時體察則應事接物
或至有差平生論著有奏議史藁經筵故事東宮詩解
禮記解堂銘故事若干卷雲莊外藁若干卷曾孫一人
尚幼其孤以十年冬十月庚戌葬公於邵武軍邵武縣
仁澤鄉桂林之原銘曰聖學失傳天啓濂洛有開斯人
如寐之覺吾道之南世有宗工集厥大成則惟文公公
生同時而又同里少登師門以迄莫齒孰疑弗剖孰蔽
弗祛晝講夜思歲克日餘發而施之或言或事惟政是
繇毋或有二曰此文公實以教予厥臨孔威其忍畔諸
遂登禁途傳諸儲極惟一其心以輔以翼直辭婉諷杜
漸防微思公之忠可以涕洟蠢茲孽酋逃犇如鼠扭于
虛橋猶索我賂衆曰可予公曰不然願取金繪移以實
邊新伙鴟張羣雉蠹起擾之中原如鼎斯沸衆謂無虞
公獨深憂願飭邊臣固如是謀必重制垣必徒兵戍必
絕虜交聲實廼副公沒幾何羽檄四馳疇昔之言亶猶
著龜天子念公嘉名是錫其義維何曰正曰直文公之
門今存者誰不負所學如公其幾瞻彼桂林有葬其麓

我銘匪誣
千載可復

胡將軍祠在城東隅祀宋殿前司裨將胡斌斌死於王事

民卽其戰地立祠祀之淳祐間知軍王埜狀其事于朝

贈武節大夫賜額忠勇事見本傳嘉靖十八年里人舉

義重修按宋南渡以後陽德不亨陰類盛長不務民義

朝加封諡號自二字以至八字爵自伯至王愚不能知

其義惟以其人姓氏爵諡著稱鄆人嚴羽詩承平盜賊

起喪亂降自天荼毒恣兩道兵戈浩相纏此邦禍最酷

賤子忍具言朝廷討亂初誰任主將權輜重道間來隱

隱何闐闐駁前盡貔虎所向當無堅紐練照川明戈戟

權日鮮父老當時言此賊不容吞軍興法律在進退非

得專奈何忽捨去屯壘隨之遷留兵不五百當賊逾數

千英英胡將來策馬獨奮先出入突且擊勢絕飄風旋

殺賊不知數屍骸相疊穿誰謂散復來其徒奈實繁須
與塞城郭合沓迷妖氛將軍怒一呼誓死報國恩拔劍
復入陣鼓聲俄不聞哀哉失壯士白日爲之昏嗟彼城
中人欲生何由緣連頸受屠戮赤族罹禍寃妻妾悉驅
虜道路號相牽或有小失意性命無由全言語方出口
腰領已不連婉婉閨中女未嘗窺戶邊白刃斥之去不
許暫稽延回頭顧父母父母安敢憐所掠靡孑遺囊擔
無虛肩衣冠困奴隸怒罵仍笞鞭又有脫鋒刃多化爲
魚鼈途窮勢復迫忽若忘重淵倉卒所傳誤投身空棄
捐嬰兒或在抱粉黛猶儼然砂磧腥人腸銜啄集烏鳶
嗚呼彼蒼天念此胡罪愆比者因亂定南歸經舊壑豈
徒人民非莫辨陌與阡所見但荆棘狐狸對我蹲坡陁
流血地靡靡生寒煙城頭遇老翁行淚爲余論云賊破
城時賊初攻南門大軍血戰久家得扶我奔所免有萬
計皆我胡君恩不然盡魚肉遺黎何有焉語罷復嗚咽
余亦涕泗連軍旅苦轉輸饑饉乃荐臻瘡痍奔未復千
里惟空村白骨不知誰無人爲招扈四郊實多此仁者
宜惻然近喜大告捷所俘悉已還兇渠戮廟社黨類歸

之田當知釜中魚貸爾喘息懸胡爲迭恃險高壘猶山巔蠻獠本異性土風來有羊力屈勢暫伏乞降非惡悛脅從固罔治羣醜豈盡原反覆恐難料安危仗諸賢此師不再舉乘時須勉旃國家刑罰在廟筭必不偏感時鬚髮白憂

國空拳拳

劉縣令廟在行春門外以祀宋邵武令劉純純死於王事

封義莊侯賜額忠烈事見本傳語中後火嘉靖二年同

知鄒武重建

國樵水孤軍血戰時英雄失援最

睚壘誓當陰滅賊嶠陵休恨不全師生封死廟男兒事

會有祠前墮淚碑

鄒武記

夫人得天地之氣以生而理

隨形賦浩然之氣天地之正氣也人人皆有此氣而怯小者每患其不充物欲壞之耳惟剛果強毅正直弘大者多能全之能全之由能養之養之則理具全之則氣完理氣相須隨其所爲無不得者此孟子有至大至剛

直養無害則塞于天地配義與道之說忠勇之士奮不顧身力除大寇以死隨之此氣此理所爲也宋紹定間閩寇晏頭佗等嘯聚汀邵境上殘破寧化清流將樂陷劍南犯建寧府禍及黎元甚酷侯時爲監軍與陳鞞同被命仗義戮力募兵集衆擊破潭飛際降連城七十二砦頭佗計窮伏誅迺收平定之功旣而邵武有劉侯安國者先因民之困於貪暴鼓衆而起官軍不能敵而又無以招撫之郡邑一騷守王公遂與侯論事明白條營請于朝以侯知邵武縣軍聲大振事聞命侯改宣教卽號其軍曰忠武以統鎮之逾歲安國復握兵更遣子弟四出劫掠王守命周喜領軍繞擊賊後於是窮盜相繼俘獲而安國逋逃侯次梅口受降而馮去辨李遷者以安國獻斬以徇未幾建寧下瞿之寇猖獗侯提兵追逐直抵其巢穴爲賊所執不屈而死士哭於營吏哭其舍踰旬而後定賊旣誅夷厥配任遣將校負屍以歸棺斂葬之崇化里事聞於朝贈朝散卽加侯諡義壯別賜廟額忠烈官其子一人於戲若劉義莊者可謂有浩然之氣而剛果強毅正直弘大而充塞天地者乎生死無憾

其配義與道者乎

皇明嘉靖癸未春汀延漳泉鳥鼠爲耗而江西建昌新城廣

昌南豐亦多流孽報謀交馳公移旁午至有去建寧縣
八十里爲出沒者建寧泰寧與汀延接境而邵武與江

西相聯計不可緩時太守潘侯希周入

覲武署府治乃積糧糗修寨隘增樓櫓濬湟塹簡閱武備

多列兵快于要害以分守之諭以大義時賞勞以作其
氣復相機宜會兵鄰封期於羅捕此皆潘侯相與素講

預防之計判府李君朝質協謀以濟竟邵武不遺一矢

而郡邑安然如故建寧縣且得獲奸細賊黨十七輩悉

寘之法入謀雖若此亦侯之神靈默相於冥冥者哉侯

舊有祠在府城東正德戊寅災民爭負塑像寄列嶽廟

因思靖寇之功乃固復構以安之其前爲門屋三間中

扁廟額左右則爲市廛收賃直以備春秋祀享次爲庭

臺後爲堂三間設神像位左復爲廈使守廟者居之旁

翼以行廊者二規模嚴肅軒敞弘爽視昔有加經始于

四月十五日訖于閏四月十六日材木陶瓦竹石工資

俱出公辦不以一毫擾民嗣是者修葺之則法施於民

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菑能捍天患者祀之亦先
王制祭祀之大禮也侯劉姓純名字君錫建陽人父崇
之任四川總領侯少喜騎射以父蔭主簿沙縣調湖北
帳幹歷邵武知縣加侯謚賜廟祀子一人嗣忠吏部郎
中孫二人長震孫福建總管次懃孫若侯之世家自漢
唐宋來代脩厥德子姓蕃昌咸樹勳庸東族西族之分
曰文曰忠之謚光耀簡編雜出於譜傳此可畧也已廟
成劉氏居建陽麻沙崇安五夫及邵武者各來聚觀某
曰是正派子孫某亦曰是正派子孫紛紛莫可致詰按
麻沙圖系于義莊爲近祠付東嶽廟道士盧敬司之令
劉氏子孫歲時來薦則迎候之庶神不褻而事無兢也
祠廟復新武倡之朝質助之潘侯

觀還又規畫而落成之唐知縣鳳亦與有勞委任督造則
耆民李軒也旣撫宋史索傳志爲記復爲樂章歌以祀
之詩曰紫雲浮兮若襟碧玉環兮爲屏武陽東兮祠復
新侯之神兮于此攸臨集衣冠兮一堂奠椒漿兮馨香
鞅弁兮洋洋感忠烈兮意無量侯之氣兮橫天
寇授首兮何言悵快兮瞻望固山河兮儼然

謝修撰祠

在城北隅以祀宋殿撰郡人謝師稷公居鄉居

官到處皆著異績詳見本傳語中

鄆人黃謙記昔畏壘

於是相與合謀將祠而祀之而庚桑子不可則民之德於其上相與祠事以祈其壽考者蓋古民之義而非必其上的意也淳熙三年今集英殿修撰致仕謝公以提點刑獄奉使鄉部慨然以守法除弊利人澤物爲己任乃眷闔之上郡科鹽之弊最苦於是按法令力禁止而除之先是軍興時不得已令民輸鐵葉以供用後率以爲常民亦告病公亟奏免五年秩滿奏事因上鹽利害壽皇感動復畀漕事以直秘寵其行公再至部凡鹽之利害悉罷行之又爲吾郡秋苗之輸有軍儲若斛面皆非法所當取幸時守既減免而後有經費不足將復之公特爲請於朝俾歲增運鹽兩綱以助州用而加賦卒得不復厥今民得二稅之外無絲毫之擾者豈惟上之深惜民隱然哉公除弊澤物之謀遠矣公旣致爲臣而歸德望清重邦人知所矜式獨其所以致無窮之思者

則猶有闕焉大乾近遠七國之民事惠應神甚備春秋
之社相與結約來集廟庭一日舉觴感慨語及時事獨
念公之德不衰謂神向者由故知縣事張文懿公題詩
而靈益耀自文懿在特鄉人德之奉祠廟中今公來歸
亦嘗出力糾合鄉之士庶誦神之德於郡祈加封神之
父母子若婦郡上之朝皆施行如章而神用益著宜與
文懿相爲始終乃
肖像祀公于右

張文懿祠在歐陽太守祠中以祀宋邵武令張仕遜仕遜
惠愛於民事見本傳後官至丞相謚文懿

呂侍郎廟在城南靈臺坳以祀宋侍郎呂祉公建陽人紹
興間逆豫子麟入寇命公護合肥諸將鄴瓊叛降賊迫
公偕往公拒罵之遂遇害妻吳氏在吳中見公括髮帛

遂自縊，勅合葬于邵武之積善山。子孫因家焉，立廟於此。賜額忠顯，舊志云道流混有其地，今不知其處。尚忠義者其究心焉。

歐陽太守廟 一統志曰：廣祐廟在城西五十里大乾鄉，以祀隋溫陵守歐陽祐。義寧初，祐官滿西歸，舟次大乾，聞隋鼎既遷，恥事二姓，遲留大乾溪山之間，挈家水死。鄉人葬之于大乾山之陽，墓側設祠以祀之，扁曰歐陽太守廟。中有正殿，勅書構拜香亭，奉親殿，祈夢堂，鐘鼓樓。

詳見大乾實錄語中

宋詹軒李昌詩：義寧欲末隋鼎遷，
解官西泝心悠然。沉舟甘作夷齊

鬼不與群奸同戴天元草靈吳燈詩大業龍舟竟遠巡
義寧狐媚忍欺人北方各署新年號南嶠猶遺舊守臣
身合沉湘甘殉楚心知蹈海勝歸秦
塵間俛仰幾揚李樵水東流萬古春

靈異昭格有禱必應祈夢攄語甚奇亦奇應李忠定公

少嘗謂廟夢神延接讓以上位綱固辭神曰他日更仗
主盟及爲相值神加封爲署號額劉拱少時嘗謂夢於
大乾惠應祠夢金牌上有曲巷勒回風五字未曉所以
迨登第除諸王宮上幸宮邸問諸王何業拱答以屬對
時月照窻隙上曰可令對斜窻杳明月諸王方思索問
拱遽以曲巷勒回風對上曰此神語也此類甚多不能
殫述陽志云王本隋洛陽人遠仕一方挈家沉溺故事
狀不傳漁人野叟見王沒於唐初遂以爲唐溫陵守見
王吟溪濱遂以爲愛山川之勝宋大中祥符三年里人
高坦著石刻荒唐背謬或者不察凡狀行請封序記題
詠往往祖其說以厚誣於神推宋李澹軒辯疑詩元吳
草廬大乾廟留題壁誠足以表孤忠開群蒙於千載之

下也劉志謂草廬詩乃一時題詠非終身定論非也郡
人都御史朱欽有西乾辯惑亦以劉爲非晉書
何遜淳熙五稷郡侯趙師龍來守之明年爰飭有司輯
所藏凶器鑄爲爐鼎敬致于大乾祠下重神貺也維昭
武俗尚剽儗毗睚之隙憑怒恃很動必申剽先是爲政
者徒事剛擊威懾力弛猶罔克禁侯獨濟以平恕俗用
浸殄而刃不可處以爲錢鑄則農必憎悍以爲矛槩則
時無弄兵惟夫銷鑠其鷲忍熏慰其螟螣杜舉絕牙以
垂休于永久者銘曰漢賣劔刀良二千石剛不從革害
何由息吳氏之風犀渠鶴膝因俗勿禁如兕而翼備哉
此鼎一成不易坐召和氣潛銷陰慝朝熏暮靄有
感有格太守之仁明神之德其千萬年永永無斁

閩越王行祠在泰寧縣城步保以祀越王無諸宋咸淳間

建元至順間重修又有塚在縣西五里

東嶽行宮在行春門外舊在城內亨道坊洪武二年改爲

城隍廟五年建于今所永樂十四年圯弘治四年邑丞
鄭鑾重建

漢壽亭侯關公廟在城東隅進賢坊宋元豐八年九月建

民言永樂七年邵武官兵從大軍征西洋神著陰功遂
得凱旋重新其廟正統間征沙尤寇亦賴神功武人崇
奉祭無時按廟在南京者會典以歲五月十三日祭

天妃宮舊名靈慈宮在石岐山左神姓林世居莆陽湄州

嶼巡檢林孚第六女也生宋元祐少能知人禍福室處
幾三十年而卒後鄉人見之於海上乃立廟江口以祀

之至今海上精靈明著宋

今朝皆有封號民言求樂間邵武衛官軍從征西洋舟楫顛危賴神以濟歸因立廟于此嘉靖十六年令葉朴重建

祭無時

按宮在南京者會典以歲正月十五日三月二十三日祭

忠勇廟不知其處按元史吳楚材名炎以字行建昌南城人德祐元年建昌降明年春楚材還其鄉領村糾集民

兵時江西制置使萬石走邵武遂繇邵武守黎靖德請于萬石乞濟師萬石不許而授楚材迪功郎權制置司計議官以安之日戒勿興兵楚材不聽二月己亥自領

村率衆晨炊蓐食將攻城鉦鼓震動甫至近郊之龜
湖北兵三道蹠之奪其長梯鐵鈎因進攻領村拒以
木柵不得入事聞益王元帥府承制遷楚材宣議郎
帶行太社令知建昌軍俾聚軍圖再舉萬石匿其命
楚材旣失利且乏援元兵誘降其衆多解去楚材走
光澤爲人所執及其子應登以獻郡遣錄事婁南良
訊之曰汝何爲錯舉楚材抗聲曰不錯不錯如府錄
所爲乃大錯爾府錄受宋官爵今乃爲敵用事還思
身上綠袍自何而得吾一鄙儒特爲忠義所激爲國

出力事雖不成正不錯也南良愧而語塞及吳浚爲
江西制置招討使斬楚材父子傳首諸邑益王立于
福州聞而哀之贈官朝奉郎即邵武境上立朝賜名
忠勇

論曰愚讀令典至我

太祖高皇帝具儀皮弁搢圭盥洗酌酒詣先師再拜奠爵出
圭又再拜祀闕里食粟則思樹藝之先衣帛則思蠶絲
之始之言又讀

今上皇帝重幸太學錄未嘗不捧書而嘆曰洋洋乎始基績

緒之謨也國家世萬之命脉乎爲人臣者奈何弗敬而社稷山川城隍郡邑厲忠定公祠皆著祀典神人之道備矣舊志云功德忠義顯著佑啓風動後人民情尚而不舍者則亦不得而畧愚有取焉故附志諸祠廟然志者什九孔子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乎朱子謂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愚敢妄言哉乃若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兵防

敘曰兵以危爲安以安爲危治世畏危徂安諱言兵然

豈可忘危忘危無教是棄其民也忘戰無備是棄其國也邵武爲閩西戶居延建汀撫之間詰悍游惰易於嘯聚則夫兵防可毋預思重慎哉

宋初分命朝臣出守號權知軍州事軍言治兵政州言治民政也又設兵馬都監以領之而統馭於郡守焉故當時亦呼郡守爲郡將太平興國中始置軍列兵騎營各每指揮爲一營其名不一邵武爲威果營管軍不過數百人守禦本州者謂之相軍禁衛之兵就糧于州者謂之禁軍無定名亦無定數隨時建設指揮亦隨所立軍

而爲之名

其畧出宋史

元置邵武路萬戶府達魯花赤萬戶

副萬戶各一員統軍七千以上者爲上統軍五千以上者爲中統軍三千以上者爲下至元二十七年調江淮省下萬戶府於福建鎮戍大德元年詔併福建所置軍合爲五十三所分遣千戶統率鎮守各路以萬戶一員統鎮之幕官則經歷知事提控案牘各一員千戶所達魯花赤千戶各一員彈壓二員領兵七百以上者爲上領兵五百以上者爲中領兵三百以上者爲下百戶所

百戶二員

幕官千百戶皆番漢人參用其畧出元史

皇朝制兵郡設衛以治軍旅省設都指揮使司以總兵政兵
難遙制又於要害設行都司以統蒞之邵武衛隸建寧
行都司所屬有前後中左右五千戶所景泰三年調後
所官兵守禦延平永安今惟四所焉所千戶皆三人百
戶皆十人百戶下各總旗二人總旗下各小旗五人小
旗下皆軍十人連次以相統屬四所共四千四百八十
人今存僅二千八十五人人隨身器械帽一甲一刀一
牌鎗砲銃則各以其技惟所令使軍器局在城東隅歲
於布政使司領銀二百三十四兩九錢有奇府衛會同

如數製造解京凡三千一百件餘皆貯于庫舊庫貯洪武永樂年間所造有甲有牌有盔有銃箭有鐵帽有銅銃有箭插有弦有長鎗有刀合一萬三千四百四十四件新庫貯天順成化弘治年間所造有角弓有弦有箭有撒袋有圓牌有鐵盔有銅銃有銃箭有甲有刀有鐵帽有長鎗桿有鐵鎗頭有標鎗桿有旗鎗桿有黃旗有號帶有淨瓶有雉雞尾有纓盤合二十萬八千九百五十四件設演武場以習武事歲二月三月四月九月十月十一月五日一操哨官旗軍舍餘莫有不至依信地

布列管操官統蒞督教之以金鼓爲節分而爲隊有前有後止而爲營有中有外有色旗以節進退設四門以制出入有接刃以擬交鋒有包往以要敵後陳曰合掌曰一字其形不一兵曰正曰奇以相生伐曰三步七步十步此其大較也寒暑則休然亦故事未聞臨介冑有不可犯之色者

屯田凡十有九所合田地一百八十九頃三十五畝二分田一百八十五頃一十九畝一分地四頃一十六畝一分共輸糧三千八百二十五石永樂十三年調撥邵

武衛左右中前四所旗軍五百一十三人延平衛永安
千戶所旗軍一百三十三人領種人田二十八畝或二
十九畝或三十畝邵武之屯五曰蓮塘在二十九都曰
大洋坪在三十二都曰上樵在四十四都曰河上在四
十九都曰蒙洲在五十二都合田地七頃一十三畝七
分糧一百四十四石右所旗軍一十一人領種三頃二
十六畝五分歲輸糧六十六石永安千戶所旗軍一十
三名領種三頃一十二畝八分地七十四畝四分歲輸
糧七十八石光澤之屯九曰仙花在一都曰新坊在三

都曰官庵在五都曰牛田在十二都曰傅家在十七都
曰西園在十八都曰虞塘傅頭在二十一都曰雲際在
二十五都曰洪家庄在二十六都合田地一十六頃俱
邵武衛中所旗軍五十四人領種歲輸糧三百二十石
建寧之屯五曰左所在楚上保曰右所在安仁保曰中
所在上黎保曰前所在富田保曰永安在藍田保合田

一百六十六頃二十一畝五分糧三千三百六十石左
所領田三十三頃二十二畝五分右所領田三十三頃
二十五畝五分中所領田三十三頃二十三畝六分前

所領田三十三頃一十九畝九分所皆一百一十二人
領種歲各輸糧六百七十二石延平衛永安千戶所軍
一百二十人種田三十三頃三十畝歲輸糧同六百七
十二石然輾轉典占變亂成章富強狡譎者之利爾

民兵弘治五年忠肅公馬文昇建議初作民兵縣各計
里編僉里四人邵武四縣合二千二百二十人正德七
年十五年遞減幾半復以丁糧通融均僉人二丁當米
一石計米一百二十石則一人爲兵邵武光澤泰寧皆
二百五十人建寧縣四百人均以巡捕官統教之邵武

縣習于衛教塲**泰寧縣**教塲在治西**建寧縣**在東山下
光澤縣教塲在治東歲自秋九月至于明年春三月演
習然皆井市無賴頂名取直有一身頂兩役一家頂數
役者放浪行役寓兵於農之意荒矣

弓兵**邵武縣**水口巡檢司三十人**建寧縣**西安巡檢司

五十人**光澤縣**大寺寨巡檢司三十人合百有十人皆

附近狡獪頂名攬直附同官吏勾攝征商以爲暴爾

關隘**邵武**之寨四其隘三曰水口寨楊坊寨拿口寨同

巡寨俱廢曰黃土嶺隘在二十九都神宿隘在四十五

都大竹藍隘在五十一都並存光澤之關二其寨一其隘十有一曰杉關在九都杉嶺石山斬絕僅容單車古稱甌閩西戶鐵牛關在二十七都大和山二關俱唐廣明元年設宋元因之

皇朝洪武三年徙大寺寨巡檢司于杉關兼守鐵牛關曰大寺寨在縣西北舊設巡檢司于此後徙于杉關其隘十一曰杉關隘在九都鐵牛隘在二十七都孔坑隘在十三都巖嶺隘在七都風掃隘在十二都極高隘在六都高嶺隘在九都羊頭隘在八都八隘並界于新城雲際

隘在二十五都界于鉛山昂山隘在二十九都火燒隘
在二十四都並界于貴溪泰寧之寨十有六其隘三曰
朱口寨梅口寨俱廢盤龍寨在城步保南石寨在將溪
鍾石寨在福興羊頭寨濟龍寨並在南會麒麟寨大寨
並在開善刁背寨在仁壽黃茜寨福緣寨登雲寨並在
瑞溪青山寨在長興三門寨虎頭寨並在梅口石門隘
澹子隘俱廢茶花隘一名茶花嶺在安仁保路通江西
建寧之寨五其隘六曰軍口寨廢曰西安寨在里心保
唐義寧軍故地南唐廢軍為寨名永安寨後改為鎮又

爲塲宋建隆元年陞爲縣遷治于濰江之北四年復置
寨于此紹定五年又分總領劉純忠武軍守之駐新城
保改今名元爲西安巡檢司

明興因之洪武三年遷置今所永平寨在新城保卽羅源
筋竹寇區也二寨並在縣西將屯寨在縣南將屯保梁
鎮將謝望嘗此駐兵羅漢寨在北門宋乾道四年張魏
公浚奏調汀州駐劄左翼兵屯戍以禦荷白旗之寇卽
此寨地曰朝天隘在藍田保蠡湖隘在上黎保丘坊隘
在客坊保流賊出沒視他隘尤爲要害洪武三年遷西

安巡檢司于此嶺頭隘在周平保茱萸隘在新城保界

頭隘在都上保

唐定公李綱詩

兵火燒殘井邑空谿山

歸今老翁細認里閭尋樹石惟看旌旆走兒童王師新
定回源盜猶喜田家歲事豐魏國建炎四年秋旣賊
范汝爲嘯聚回源統制官李捧帥師輕進而沒朝廷
遣官招撫乃請留屯萬人賊勢益張陵轅郡縣莫敢誰
何盜歆豔環視鋒起紹興改元之冬遂據建城以叛部
勒黨與焚掠諸邑破邵武犯南劍氣燄熾甚福帥程邁
以聞上命左中大夫參知政事孟庾爲宣撫使檢校少
師武成威德軍節度使韓世忠副之總神武兵步騎三
萬水陸並進旣次近境賊猶抗拒屢戰屢捷徑薄城下
猶負固不服攻圍累日乃始克之仰體仁聖好生之德
寬釋脅從老稚士女按堵如故勦殄賊黨以鉅萬計分
遣偏師掃蕩巢穴餘盜以次討定一方牧寧惟旣粵爲
天下至險其民尚氣而好鬪脅以盜威失其常產相挺
爲亂自相屠掠不可勝數及王師削平其徒盡殲誅殺

之慘必有所致非偶然也議者謂愚民不知逆順之勢
因循至此而釋氏之流則謂甄俗生子僅留一二餘悉
溺之二百羊間所殺幾何因果報應理宜然二說雖殊
實相表裏原其不明君臣之義蓋緣其不篤父子之恩
孝慈忠義本由一心更無別法平居於父子之間無虎
狼之仁則臨變故之際責其守節而不爲亂豈可得哉
樂羊食子以爲美而文侯疑之易牙殺子以適君而管
仲非之所厚者薄則無所不薄因果報應又不論也避
地閩中具見始末欲以慈石之言願著勸戒稍革其風
乃作銘曰人之大倫惟君與臣尊卑既定其誰敢嗔閩
門之內父子天屬德惟怙恃恩在鞠育爲父戕子爲臣
叛君逆道悖理何以爲人鬼神所誅天地不祐刀兵剪
殲其孰能救相彼旣粵民俗剽悍負氣尚勇輕生喜亂
巨盜挺之蜂附蟻從曾未期年同惡內訌王師之來如
雷如霆討叛舍服千里震驚鋒蝟芥螳猶敢強拒轉戰
逐北嬰城自固怒其殼虜以抗裔獄翹其萌芽以激霜
鬣肥牛債豚一舉碎之宥彼脅從戮其鯨鯢兇徒逆儔
尸相枕籍天威所臨敢有違者君臣以義父子以恩克

篤父子乃明君臣咨爾甌民自今以往愛育子孫尊君
親上焚爾甲冑折爾戈兵服勤耒耜以保爾生孝慈以
忠砥礪名節勒銘山阿敢告耆耄巖羽平寇頌治平改
元有盜于建昔犯我鄙狼蹂豕踐於休王侯唯民之憂
爰整我軍式遏虔劉侯勳將士無譁聽我進退勇怯死
生福禍侯出府庫啣勳賞敵前無堅敵後無捷策乃有
奇士據鞍請行袒裼入陣賊莫能嬰亦有賢僚爭先跋
涉屢摧賊鋒月奏三捷侯曰嘻哉盜本王臣殪而殲旃
傷天地仁赤子弄兵如魚遊釜投戈歸田新汝生路孰
謂反覆給我行人既弛我備薄掩我軍我軍少却醜類
鷓張環數百里奔揣倉皇侯曰嗟哉其又可怨馳赤白
囊亟請淮旅淮旅未來沾危如燬淮旅既來稚耄其喜
侯謂淮將次舍良苦休士秣馬我有酒酤淮將曰吁剪
此朝食不分而馳直擣其穴羣醜來聚亘野彌山淮旅
整暇徐誘之前弓不虛發矢不妄激發數步內應弦而
踣或戈其喉或受其腹若鳥獲力笞乳臭嬰黨類周章
途殫命窄魚驚鳥散影不反迹淮旅抑怒蘆芥髮髯搜
林利莽遠計窮追淮旅物怒火烈具舉沸澤焦崖窟穴

無所自相蹈籍十殺八九喪魄亡精食不知口原膏野
赤谷臭川腥燐火不燭殤鬼殘形乃求元兇已縊斃阻
執彼餘魁入而振旅其魁伊何縑服髡首一羣縱觀萬
夫歡走炮烙剔腐以儆叛者前後獻俘復以百數蕩滌
汗垢宥貸脅從收霜捲電和氣融融饗淮將加躄折
俎庖騎酒車飲均衆伍何以贈之筐篚熒煌戰功曰多
告成于王嗟我婦子若翁若媪安逸怡愉匪侯曷保侯
曰此捷諸將之功雖有諸將實侯指蹤讐在藩籬疾居
心腹急緩安危若手反覆匪侯勤請蔓實難圖謂予不
信往有覆車君子作歌以頌侯績誰其采詩願備簡冊

論曰閩民恒言銅邵武地襟要民可使戰自古誦之矣
然方以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邵陽方六
百四十里爲區亦大國也合民兵弓兵無及一軍之半
不亦甚寡弱矣乎又無知兵關隘十廢其九宋元以前

無論正統戊辰沙縣大盜嘉靖辛卯汀寇殺將屠民至
今可爲於邑也嗚呼武備弗張獨邵武哉以時調養訓
練使將意士情交得阨險防暴客威重封疆爲備亦曰
輕務耶

邵武府志卷之十

邵武府志卷之十一

李忠定公世家

叙曰太史公象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配以輔弼股肱之臣作三十世家孔子在焉世多譏之愚於大指有取焉作忠定世家以公輔弼股肱可配星辰輻轂德義爲孔氏之徒又悲其宗孫微弱景行鄉先抗憂惜芝蘭芽葉爲之也

李綱字伯紀邵武慶親里人其先來自光州固始世居

無錫五世祖

名無考

居邵武仕闕官至尚書高祖

名無考位

司徒曾大父僧護贈少保大父賡贈太保父夔字師和

幼聰敏書一覽成誦文不停綴以進士起家尉華亭有政聲生綱于官卽尋遷爲令官至右文殿脩撰贈衛國公綱幼有經綸倜儻之志節形神皆超爽噐識絕人舉動必於規矩法度年十有四從父官延安時夏人入寇圍城甚急舊法邊城被圍棄城者以日計功僚屬子弟皆登城冀賞公獨不肯然時時騎繞城上示無所畏將寇丁楚國夫人憂廬墓毗陵錫山凡三年旣冠補國子監生第一舉進士未第以父官遇郊祀恩補假將仕郎附試貢士復首選以期喪不試春官調某州司法叅軍

政和元年上舍及第授承務郎湘州州學教授就養改
鎮江四年召除行國子正十二月對便殿除尚書考功
員外郎五年謁告迎父燕于雲川詔改父提舉醴泉觀
以便就養九月除監祭御史兼權侍殿中御史未幾以
論內侍建節及宰相用事堂後官從官入朝以笏擊其
下凡三事忤權貴罷言職爲臺職纔一月耳十一月除
尚書比部員外郎六月轉承事郎七年差充禮部貢院
叅詳官八年四月召對五月除太常少卿八月除起居
郎十二月差兼國史編修官宣和元年同知貢舉六月

京師大水奏疏謂變異不虛發必有感召之因災害未
易禦必有消弭之策臣有已見急切利害事須面奏豈
日宰執傳旨閣門令公先退公有旨所論不當送吏部
與監當差遣繼上封事言陰氣太盛當以盜賊外患爲
憂更降一官謫監南劍州沙縣稅務了齋陳瓘以書致
其父曰伯紀所言天下亦有非之者乎天下莫有非之
者則其言是矣使不當其可天下豈有不非之者乎公
至沙陽日居僧舍了齋遺以書引狄梁公李文靖王文
正前言徃行曰疑疑梁公疇克與對文靖文正輔世無

悔誰其似之願公繼踵乎時右文殿修撰羅畸嘗以書
致了齋道與公從游之適了齋報書曰吾儕老矣寓軒
之人嘗發妙旨於筌篥舉世傾耳以需其再鼓今乃欲
緇絃袖手以適吾儕羸歇之社若許其來而不拒則是
私爲適已而以天下爲非我事也二年六月復承事郎
十月復本等差遣二年磨勘轉宣教郎五月夔卒公哀
慕不自勝八月合葬於楚國夫人之塋六年差權發遣
秀州七年除太常少卿是冬金人敗盟邊報狎至朝廷
日議避敵之計詔起勤王師命皇太子爲開封牧公上

封事大畧有五曰正己以收人心曰聽言以收士用曰蓄財穀以足軍儲曰審號令以尊國勢曰施惠澤以弭民患又陳捍敵十策因語給事中吳敏曰建牧之議豈非欲委東宮以留守乎巨敵猖獗如此自非傳以位號使招徠天下豪傑與之共守東宮聰明仁慈以守宗稷可也敏曰監國可乎公曰不可唐肅宗靈武之事當時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上聰明仁恕公言萬一能行將見金人且悔禍退師宗社底寧矣敏翊首求對具道所以有旨召公引對公

刺臂血上疏大畧以謂皇太子監國特國家閒暇時典禮如此今大敵入寇天下震動安危存亡在呼吸間名分不正而當大權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何以號召天下率勵豪傑期成功於萬分之一哉宜假皇太子以位號使爲天下守宗社疏上內禪之議始決是月二十四日欽宗卽位公上封事大畧謂陛下履位之初宜上應天心下順人欲外攘夷狄使中國之勢尊內誅奸邪使君子之道長以副道君皇帝付託之意二十八日召對延和殿欽宗迎謂公曰朕在東宮見卿論水災疏至今猶

能誦憶時李鄴使金議割地請和公因奏曰今金寇先
聲雖若可畏然聞有內禪之事勢必退縮請和臣竊料
之大槩有五欲稱尊號一也欲得歸朝人二也欲增歲
幣三也欲求犒師四也欲求割地五也惟祖宗之地子
孫當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願陛下留神執之堅固無
爲浮議所搖可無後艱二十九日除兵部侍郎靖康元
年充行營司叅謀官金將幹離不兵已渡河是日聞報
夜漏二鼓次日公待對延和殿奏曰聞諸道路宰執欲
奉陛下出狩以避狄果有之宗社危矣太宰白時中曰

都城豈可以守公曰天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舍此欲將何之欽宗顧宰執曰策將安出公進曰今日之計莫若整飭軍馬揚聲出戰固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欽宗曰誰可將者公

曰朝廷以高爵厚祿崇養大臣蓋將用之於有事之日今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書生未必知兵然籍其位號撫馭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忿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否公曰陛下不以臣爲庸懦儻使治兵願以死報除公尚書右丞宰執猶議避敵欲以公爲東京留守公言唐

明皇聞潼關失守，即時幸蜀。宗社朝廷碎于賊手，范祖禹以謂其失在於不能堅守，以待勤王之師。陛下柰何蹈明皇覆轍乎？欽宗意頗悟，會內侍王孝竭從旁奏曰：「中宮國公已行矣。」欽宗色變，降榻曰：「朕不能留，公泣拜俯伏以死。」邀之會燕，越二王至，亦以固守爲然。欽宗意稍定，是夕公宿尚書省中。夜欽宗遣中使令宰執供軍令狀，詰旦決行。公趨朝，禁衛皆擐甲，因厲聲謂禁衛曰：「爾等願以死守宗社乎？」願扈從以巡幸乎？禁衛皆呼曰：「願以死守宗社。」公入見曰：「陛下昨夕已許臣留，今復戒。」

行何也且六軍父母妻子皆在都城豈肯舍去萬一有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爲衛且虜騎已逼彼知乘輿之去未遠健馬疾追何以禦之欽宗乃輟行公出祥曦殿傳旨宣示禁衛皆拜伏呼萬歲復入勸欽宗御樓以見將士公與吳敏撰數十語各令勉勵每讀一句將士聲喏須臾六軍皆感泣流涕是日以公爲親征行營使便宜從事治都城四壁守具以百步法分兵備禦又團結馬步軍四萬人爲前後左右中軍軍八千人日肄習之自五日至八日戰守之具粗畢而賊馬已抵城下是夕攻

西水門翌日賊攻酸棗封丘門賊渡濠以雲梯攻城公
登城督戰激勵將士人皆賈勇自卯至未殺賊數千人
金人知其有備又聞內禪乃退師求遣大臣至軍中議
和公請行欽宗不許曰卿性剛不可以往公對曰今虜
氣方銳吾大兵未集固不可以不和然所以和者得策
則中國之勢遂安不然禍患未已宗社安危在此一舉
臣恐李昉等柔懦誤國事也昉是日至軍中北面再拜
膝行而前唯唯不能措一辭金人笑之曰此乃一婦人
女子耳昉返公引前議力爭以謂尊稱及歸朝官如其

所欲固無害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况都城乎當量
與之太原中山河間國家屏蔽號爲三鎮割之何以立
國又保塞翼順僖三祖陵寢所在子孫柰何與人至於
遣質則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爲今日計莫若擇使與
之往返孰議道所以不可者金幣之數令有司會計
所有陸續具報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以孤軍入重地
勢不能久留雖所得不滿意必求速歸然後與盟以重
兵衛出之彼且不敢輕中國其和可久也宰執皆不以
爲然公不能奪求去欽宗慰諭曰卿第出治兵此事當

徐議之公復進曰金人所須宰執欲一切許之不過欲脫一時之禍不知他日付之何人能爲陛下下了此綱退則誓書已行矣所求悉皆與之時高宗在康邸俾同張邦昌爲質於金公乃留三鎮詔書戒中書吏輒發者斬庶幾俟四方勤王之師集以爲後圖時勤王之師漸有至者公乃於四壁系置統制官招集之公奏曰兵家節制歸一乃克有濟願令种師道姚平仲等聽臣節制而宰執間有密建白以爲不可節制旣分不相統一公私憂之欽宗見勤王之師旣集始有用兵之意公因奏曰

金人貪婪無厭兇悖已甚其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
六萬今勤王之師集城下者二十餘萬爲今之策莫若
扼河津絕糧道禁抄掠分兵以復畿北諸邑俟彼遊騎
出則擊之以重兵臨賊營堅壁勿戰如周亞夫所以困
七國者俟其芻糧乏人馬疲然後以將帥檄取誓書復
三鎮縱其歸半渡而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欽宗深以
爲然約日舉事姚平仲勇而寡謀謂大功可自有之先
期率步騎萬人夜斫敵營夜半欽宗手敕曰平仲已舉
事卿可援之公難之平仲不克惧罪亡去旦公率諸將

出封丘門與金人戰于幕天坡以神臂弓射却之欽宗
震懼請再和宰相李邦彥至欲縛公以與金人遂罷公
太學生陳東等詣闕上書明公無罪不期而集者數千
人擊破登聞鼓欽宗乃召公及師道入對復以公爲尚
書右丞克京城四壁守禦使公固辭不允復命公節制
勤王之師先放遣民兵以公所留三鎮詔書遣宇文虛
中齎詣金人金人卽不俟金幣數足遂退師十三日宰
執對延和殿公奏曰金人退師今三日矣宜遣大兵用
澶淵故事護送之是日分遣將士以兵十餘萬數道並

進且戒諸將度便利可擊則擊之十四日除知樞密院
事封開國伯食邑八百戶食實封一百戶十七日澤州
奏言幹離不兵不出境粘罕之兵繼至朝廷震懼宰執
咎公公曰幹離不之師旣退自當遣兵護送粘罕之師
雖來聞其旣和亦當自退決無他慮而執政密啓欽宗
悉追還諸將之兵粘罕之兵聞已和果退三月命綱迎
徽宗還次南都欲詣亳州便道如西都欽宗憂之每御書
至必及朝廷改革政事又云當居禁中又令綱來綱奏
臣願前迎以釋兩宮之疑欽宗次陳留縣秋口遇徽宗太

上皇后船綱幄前奏事道君太上皇后曰已得旨今居
禁中綱對曰天下大義惟禮與情情欲其通而禮所以
節文之以皇帝聖孝殿下聖慈母子之情豈復有間但
稽之於三從之義道君居龍德宮而殿下居禁中於典
禮有所未安朝廷討論但欲合於典禮以慰天下之望
兩宮安則天下安矣徽宗太上皇后傳教旨曰相公所
論甚有理抵南都徽宗御幄殿綱奏皇帝聖孝思慕欲
以天下養之意徽宗泣數行下曰皇帝仁孝天下所知
都城守禦宗社再安相公之力爲多綱乞早回鑾輿不

須詣亳往西都因曰相公頃爲史官緣何事去綱對畢
徽宗曰當時宰執中有不喜公者綱因奏曰臣昨於水
災實偶有所見天地之變各以類應正當今日兵革攻
圍之兆觀變於天地而修其在我者故能致治保邦而
無危亂之憂也徽宗復詢朝廷近事二十餘件綱逐一
解釋徽宗感悟曰公言極是又曰公輔助皇帝扞賊守
宗社有大功又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書青史垂
名萬世綱受命奏上欽宗甚嘉之因與耿南仲議出郊
迎奉道君儀註不合求去章十餘上不允道君入居龍

德宮綱請罷知樞密院事不允慰諭惻綱不得已就
職奏乞用富弼守禦之策分兵控扼要害之地又乞脩
邊備防秋仍用李選措置塘灤水櫃等事又具劄子乞
措置三鎮及詔在廷之臣集議擇其所長而施行之凡
八事二十四日以覃恩轉太中大夫吳敏建議欲置詳
議司以公爲提舉官命旣行爲南仲所沮公條上三十
餘事欽宗深然之降付三省已而有密白欽宗以公得
都城軍民之心批出有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大臣專權
浸不可長之語公皇懼且敘孤危之蹤爲人所中傷者

非一願罷職任乞骸骨以歸田里欽宗溫顏慰諭公待
罪焉去章十餘上皆不允翌日進見曰人主之用人疑
則當勿任任則當勿疑而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
陛下惑於人言於臣不能無疑又不令臣得去不知聖
意何在欽宗慰諭久之會种師中沒於軍前師道以病
告歸南仲曰欲援太原非綱不可乃以公爲河東北宣
撫使公再拜力辭自陳書生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
爲陛下料理兵事實非所長今使爲大帥實不勝任恐
誤國事不許公退移疾乞致仕章十餘上不允或謂公

曰此非爲邊事乃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耳公堅
卧不起讒者益得以行其說上且怒將有杜郵之賜柰
何公皇恐受命欽宗錄裴度傳以賜公公言寇戎外患
有可掃除之理而小人在朝蠹害本根浸長難去其患
有不可勝言者謂宜留神照察在於攘逐夷狄之先朝
廷旣正君子道長則所以捍禦外患者有不難也乃取
裴度論元稹魏洪簡章疏節其要語以進欽宗優詔答
之公乞展行期御批以爲遷延拒命公上疏言其所以
未可行者願乞骸骨解樞筦之任趨召數四曰卿爲朕

行邊便可還朝公曰臣之行無有復還之理昔范仲淹
自叅知政事出安撫西邊見呂夷簡夷簡曰叅政豈復
可還其後果然今臣以愚直不容於朝使臣既行之後
無沮難無謗讒無錢糧不足之患則進而死敵臣之願
也萬一有朝廷執議不堅臣當求去陛下亦宜察臣孤
忠以全君臣之義二十五日戒行公犒師號令將士斬
裨將焦安節以殉翌日進至河陽上奏曰臣總師出鞏
洛望拜陵寢潸然出涕惟祖宗創業守成垂二百年以
至陛下適丁艱難之秋疆敵內侵中國勢弱此誠陛下

嘗瞻思報厲精求治之日願深考祖宗之法一二推行
之進君子退小人益固邦本以圖中興上以慰安九廟
之靈下爲億兆蒼生之所依賴天下幸甚進次懷州公
嘗以謂步不勝騎騎不勝車於是造車千餘兩日肄習
之俟防秋兵集謀以大舉有詔罷減所起兵公奏畧曰
太原之圍未解河東之勢甚危秋高馬肥敵必深入宗
社安危殆未可知臣出使未幾朝廷已盡改前日詔書
團結之兵罷去大半防秋之兵甫集又皆遣罷若以謂
不須動天下之兵則臣誠不足以任此夫以軍法勅諸

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是後有所號召無復應者
矣不報日以御批促解太原之圍而宣撫副使制置副
使察訪使幹當公事都統制皆承受御前處分事得專
達公疏極論節制不專之弊乃詔宣撫司不得輕易進
兵和議之使紛然於路旣而徐處仁吳敏復以內禪事
責授散官安置涪州公嘆曰事無可爲者矣因奏狀丐
罷上猶批荅不允公具奏力求罷職乃召公赴闕俾沿
河巡視防守之具公又連章乞罷以本官致仕九月除
觀文殿學士知揚州未幾言者謂公專主戰議喪師費

財落職提舉亳州明道宮責授保靜節度副使建昌軍
安置再謫江寧金兵再至欽宗誤和議之非復除公爲
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行至長沙即率湖南勤王
之師入援未至而都城失守二帝北遷矣次于太平州
覩高宗即位赦書悲喜交集建炎元年除正議大夫尚
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隴西郡開國侯加食邑七百萬
食實封三百戶行次虹縣上疏言興衰撥亂之主非英
哲不足以當之惟其英故用心剛足以斷大事而不爲
小故之所搖惟其哲則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爲小

人之所間中丞顏岐奏曰張邦昌爲金人所喜宜增重其禮綱爲金人所惡宜及其未到罷之閑地前後凡五疏欽宗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顏岐語塞復授公龍圖閣學士兼侍讀諭旨云學窮天人忠貫金石方今生民之命急於倒懸諒非不世之才何以協濟事功公感泣流涕遂赴行在進對內殿奏曰金人不道專以詐謀取勝中國而朝廷不悟一切隨其計中興衰撥亂持危扶顛內脩政事外攘夷狄以還二聖以撫萬邦皆責在陛下顏岐論臣謂臣爲金人所惡不當爲相如臣

愚惹但知有趙氏不知有金人固宜爲其所惡然岐論
臣謂材不足任相則可謂爲金人之所惡不當爲相則
不可臣愚不知其所喜者爲趙氏耶其所惡者爲趙氏
耶願乞身歸田里欽宗爲出范宗尹知饒州顏岐與祠
公猶力辭上曰知卿忠義智畧久矣欲使敵國畏服四
方安寧非相卿不可卿其勿辭公乃受命翌日立新班
奏事公曰今日持危扶顛圖中興之功在陛下而不在
臣昔管仲語齊桓公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知
害霸也用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能信

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夫知人能信任之而參以小
人猶足以害霸況於爲天下而欲建中興之業乎臣孤
立寡與更望聖慈察管仲害霸之言留神於君子小人
之間使臣得以盡志畢慮圖報涓埃昔唐明皇欲相姚
崇崇進十事要說皆中一時之病類多施行臣亦敢以
十事仰干天聽一曰議國是謂中國之御夷狄能守而
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之末兩皆失之今欲戰
則不足欲和則不可莫若自治專以固守爲策俟吾政
事脩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二曰議巡幸謂車駕不可

不一到京師見宗廟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爲巡
幸之計以天下形勢觀之長安爲上襄陽次之建康又
次之皆當詔有司預爲之備三曰議赦令謂祖宗登極
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一切以張邦昌僞赦爲法皆
泛濫不可行宜法祖宗並行改正四曰議僭逆謂張邦
昌爲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姓建號
宜正典刑五曰議僞命謂國家大變解仗節死義之士
而受僞官屈膝於其庭者不可勝數宜仿唐肅宗凡汧
僞命者以六等定罪以厲士風六曰議戰謂軍政久廢

士氣怯惰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七曰議守
謂賊情狡儉勢必復來宜於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
其衝八曰議本政謂崇觀以來政出多門紀綱紊亂宜
一歸之於中書則朝廷尊而天下安九曰議久任謂靖
康間進退大臣太速功效蔑著宜議擇而久任之以責
成功十曰議修德謂上初膺天命宜益脩孝弟恭儉之
德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興翌日頒公議國是巡幸赦
令戰守五事于朝餘皆留中公因奏曰臣所議張邦昌
僭逆及受僞命臣僚皆今日刑政之大者乞早降處邦

昌僭逆之罪顯然明白及四方勤王之師日進乃請元
祐太后垂簾而議奉迎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而必誅
趙盾不討賊則書以弑君今邦昌已僭位號賊退而止
勤王之師非特將與不討賊而已不正其罪而又以爲
三公郡王參與大政此何理也方國家艱危陛下欲建
中興之業當先正朝廷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
誰不解體又僞命臣僚一切不問何以勵天下士大夫
之節執政中有議論不同者乞降旨宣召臣得與之廷
辯上乃召黃潛善呂好問汪伯彥再對辯難數四潛善

持在遠不若在近之說呂好問援朱泚以爲例公皆折服之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正當以笏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勿以爲相乃黜邦昌以散官安置潭州公復奏曰靖康之禍伏節死義者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餘未有聞邦昌令具拜莫傳傳道意旨王時雍徐秉哲奉金人命追捕宗室戚里皆臣子所不忍言四人者宜爲罪首餘以次謫降內王及之余大均胡億陳冲等以濫賊繫御史臺因爲上言今日國勢比之創荼爲尤難正賴陛下剛健不息以至誠惻怛之意

加之不爲群議所動。搖先其大者急者而小者緩者。徐圖之信任而成功。臣乃得以竭盡愚懇以補萬一。復奏曰：人主莫大於兼聽。廣視使下情得以上通。因請置省詳院官。有旨兼充御營使。以覃恩告廷。轉正奉大夫。進封開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時六月六日也。公奏曰：今日之事。須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所謂規模者。外禦強敵。內銷盜賊。脩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

所以自治者政事已脩然後可以議興舉而問罪金人
迎還二聖此規模之大畧也至於所當急而先者莫先
於料理河北河東兩路兩路士民兵將所以戴宋者其
心甚堅皆推豪傑以爲首領多者數萬少者亦不下萬
人朝廷不因此時大慰撫之分兵以援其危急必且憤
怨朝廷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莫若於河北置
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材畧者爲之朝廷應副錢
糧告勅有功者即命以官其有能保全一州收復一郡
隨其高下以爲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方鎮之制使自

爲守此最今日之先務也乃以張所招撫河北傅亮經
制河東時適誕皇子公奏兩路爲朝廷堅守而赦令不
及願因肆赦降詔褒慰兩路守臣將佐軍民諭以朝廷
措置救援不棄之意又詔自今有能收復兩路已陷州
軍及救解危急保全一方功效顯著者並除本處節度
觀察防禦團練使時開封關留守公以爲留守非宗澤
不可力薦之許翰至行在公薦爲尚書右丞初汴河上
流爲盜所決公命陳求道等措置凡二十餘日而水復
舊綱運沓來又於兩京城外及沿汴至泗增巡檢商賈

始通又進呈三劄子一曰募兵二曰買馬三曰募民出財以助兵費又議宜於沿河沿淮沿江諸路置帥府要郡以要郡使帶總管鈐轄都監以寓方鎮之法許其便宜行事辟置僚屬將佐以治兵又命招置新軍及御營司兵並依新法團結五人爲伍二十五人爲甲百人爲隊五百人爲部二千五百人爲軍申明約束將士奮勵又奏宜詔諸路州縣以漸修葺城池繕治器械又奏步不足以勝騎騎不足以勝車請以車制頒于京東西使制造而教閱之又奏於沿河沿江沿淮郡置造戰船因

其備之所宜招募水軍平居許其自便有故則糾集而
用之又詢訪陝西山東及諸路武臣材畧可用者以備
將佐偏裨之用召赴行在凡四十餘日軍政始漸就緒
晦翁所謂李綱入來方成朝廷是也是時朝廷議遣使
于金公奏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孝弟之至可以通於
神明今陛下以上皇淵聖遠狩沙漠食不甘味寢不安
席思迎還兩宮致天下養此孝弟之至而堯舜之用心
也今日之事正當枕戈嘗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使刑
政脩中國強則二聖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使冠蓋相

望卑辭厚禮朝迎暮請恐亦無益於事但當奉表通問
兩宮以致思慕之意可也欽宗乃命公草表公文奏曰
陛下宜降哀痛之詔具言金賊不道賴天下士民同心
協力相與扶持保守以致中興者按其所言次第行之
無爲虛文務施實惠又具劄子乞省冗員以節浮費是
時劇賊擾山東杜用起淮南李孝忠亂襄陽皆遣將討
平之欽宗一日論及靖康間事曰淵聖勤儉有餘而爲小人之所惑
播遷之禍何也公曰淵聖勤儉有餘而爲小人之所惑
故卒誤大事人主之職但能知人雖不親細務大功可

成因極論靖康之初金人犯闕中國所以應之者得策
凡二道君內禪一也淵聖固守二也其後更得一策中
國可以無事而和戰兩者皆失之遂致大故而夷狄之
患至今爲梗方金人初犯闕提兵不過六萬人旣薄城
下累日攻擊知都城堅而士卒奮勵不可攻則遣使厚
有所邀求而請和臣獻策淵聖以謂金人之所邀求有
可許者有不可許者宜遣使者往來款曲與之商議俟
吾勤王之師旣集然後與之約其可與者許之其不可
與者堅執而勿許則約易成而和可久當時不以爲然

一切許之其後來不能如約遂再入寇此失其所以和也勤王之師集于都城四面者三十餘萬臣獻策淵聖以謂兵家忌分宜使節制歸一用周亞夫困七國之策以重兵與之相臨而分兵收復畿邑使無所得俟其困而擊之一舉可破當時不以爲然所置宣撫司盡以勤王之兵屬之故姚平仲得先期舉事而朝廷懲劫寨小衄不復誡兵賊退又不肯邀擊遂使金人有輕中國之心而中國之勢日弱此失其所以戰也一失機會悔不可追今日機會尤不可失願陛下以靖康爲鑑審處而

决斷以應之庶幾可以成功欽宗曰靖康之初能守金人再來遂不能守者何也公曰靖康之初與靖康之末其勢不同臣請論其大者金人初入寇未知中國虛實亦無必犯京闕之意特中國失備故使得渡河以至城下而粘罕之兵亦失期不至及其再來兩路並進遂有吞噬中原之意此其不同一也靖康之初賊至城下不數日間勤王之師已集及其再來賊已圍城始募天下兵緩不及事此其不同二也靖康初賊寨于西北隅而行營司出兵屯于城外四方音問絡繹不絕勤王之兵

既至賊遂歛兵不敢復出其後再來朝廷自決水以滄
浸京城西北瀰漫數十里而東南不屯一兵使賊反得
以據之城中音問不通外兵不得以進此其不同者三也
淵聖卽位之初將士奮勵用命其後賞刑失當人心稍
解體此其不同者四也金人圍城之初城中措置有叙
號令嚴肅晝夜撫循未嘗少休閒後無任其責者賊至
造橋渡壕恬不加恤以數十人登城將士遂潰此其不
同者五也朝廷專恃和議以謂金人必不再來一切不
爲之備故靖康之末不能守者其勢不同而禍生於所

忽也公因奏曰靖康間雖號通言路然臺諫官議論鯁
峭者皆遠貶其實塞之也乃勸上以明恕盡人言以恭
儉足國用以英果斷大事又乞減上供之數以寬州縣
修茶鹽之法以通商賈剋東南官田募民給佃倣陝西
弓箭刀弩手法養兵于農籍陝西保甲京東西弓箭社
免支移折變而官教閱之又請于河北東路京東西置
制置使以遠近相應援公又從容奏曰朝廷外則經營
河北河東以爲藩籬葺治兵馬討平賊盜內則脩政事
明賞罰皆漸就緒獨車駕巡幸所詣未有定所中外之

心未安夫中原者天下形勢根本一去中原則人心搖而形勢傾矣臣嘗建巡幸之策以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今縱未能行上策猶當適襄鄧間示不去中原以係天下之心近日外議紛紜皆謂陛下且幸東南果如所言臣恐中原非復我有車駕還闕無期而天下之勢遂傾難復振矣後半月上忽降手詔欲巡幸東南以避敵公極言其不可且言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足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之精兵健馬皆出於西北一麥中原而

棄之豈惟金人將乘間以擾關輔賊盜且將蓬起跨州連邑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况治兵勝敵以歸二聖哉惟南陽光武之所以興有高山峻嶺可事控扼有寬城平野可屯重兵西通關中可召將士南通荆湖巴蜀可取貨財東達江淮可運糧餉北距三都可遣救援暨議駐蹕自冬徂春兩河措置就緒卽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上乃收還巡幸東南手詔翌日再具劄子接楚漢滎陽成臯間曹操袁紹官渡事論天下形勢於上前上乃許幸南陽而潛善伯彥陰以巡幸東南之計動上意或

謂公曰士論洶洶咸謂密有建議東幸已決公曰天下
大計在此一舉吾當以去就爭之至是奏陳當世急務
擬進旨揮多不降出一日留身奏曰臣孤拙寡與獨荷
陛下特達之知忌媚者多恐必陰有譖愬而離間臣者
夫君子小人勢不兩立治亂安危係其進退在人主有
以察之而已因出劄子極論君子小人之理言知人亦
非難事但考其素行則知之且言疑當勿任既任則當
勿疑持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願致察於此八月遷
公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加食邑七

百戶食實封三百戶除潛善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潛善
遂沮張所罷傅亮公以去就爭之不得求去翌日欽宗
曰卿所爭事小何須便爲去就公奏曰人主之職在論
一相宰相之職在薦人材方今人材以將帥爲急恐不
可謂之小事因復奏曰臣以愚忝仰荷睠知初無左右
先容之助潛善彥伯自以爲有攀附之功乃虛位以召
臣及臣至議論皆與之不同臣獨立群枉之中獨賴陛
下察之得以盡其區區之愚如傅亮之事曉然無可疑
者今不蒙聖察是臣薦進人材不足用議論國事不足

採豈敢復居相位哉且臣嘗建議車駕巡幸不可以去
中原潛善等必以此動搖聖意故力沮張所傳亮而去
臣臣東南人豈不願奉陛下順流東下爲安便哉顧車
駕巡幸實天下人心之所繫中國形勢之所在一去中
原則後患有不可勝言者故不敢雷同衆說以誤大事
願陛下留神於此勿以臣去而其議遂改也因泣辭而
退或謂公曰公決於進退於義得矣顧讒者不止將有
患禍不測柰何公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其他患
禍非所恤也翌日除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

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時八月十八日也言者
遂詆公遣第綸與賊通且傾家資以犒賊爲緋巾數千
頂有旨落職鄂州居住公爲相七十五日而罷公旣去
招撫經制司皆廢車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皆陷于賊二
年有旨謫官不許同在一州移公澧州居住二年赦士
大夫流徙者放還惟綱不赦蓋黃潛善建陳罪綱以謝
虜也移綱萬安軍安置行次瓊州以特恩許自便而還
四年歸于邵武七月復除銀青光祿大夫紹興元年提
舉杭州洞霄宮九月復資政殿大學士二年除觀文殿

學士充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兼知潭州辭免不允荆湖
自庚戌春爲金人蹂踐諸州盜賊各擁數萬之衆殘破
州縣公皆諭降之至潭州先去權攝官罷科率省輸稅
擒王俊收統制張忠彥遂平湖南公建議爲荆湖之地
自昔號爲上流諸葛亮謂之用武之國如鼎澧岳鄂一
帶皆當屯宿重兵倚爲形勢使四川之號令可通襄漢
之聲援可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遂丐祠得請卽行四
年高宗命著建炎時政記冬劉豫入寇公陳三策畧曰
今僞齊悉兵南下其境內必虛倘命信臣乘此機會擣

穎昌以臨畿甸電發霆擊出其不意則必呼還醜類以
自營救王師追躡必有可勝之理非惟宰制南牧之兵
亦有恢復中原之兆此上策也鑿與駐蹕江上號召上
流之兵順流而下仍詔大將帥其全師進屯淮南設奇
邀擊絕其糧道賊必退遁保全東南徐議攻討此中策
也萬一有借親征之名爲順動之計委一二大將捍敵
于後則臣恐車駕旣遠號令不行賊得乘間深入其爲
吾患有不可勝言者矣此下策也公又條陳所宜防備
者四曰生兵曰海道曰上流曰四川又陳保據淮南調

和諸將增置禁衛廣備糧食措置戰艦箝制楊么凡十
事五年高宗詔問戰守措備緩懷之宜公條列以對畧
曰議者或謂賊馬旣退當遂用兵爲大舉之計臣竊以
爲不然夫不先爲自固之計何能萬全勝敵又况將士
暴露之久財用調度之煩民力科取之困必須痛自料
理使之蘇息乃爲得計議者又謂賊馬旣退當且保據
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又以爲不然宜於防守旣固軍
政旣脩之後即議攻討乃爲得計二者攻戰守備之序
也至於守備之宜則當料理襄荊以爲藩籬葺理淮南

以爲家計然後可議攻戰之利分責諸路大將東路以揚州爲帥府而以江東財用給之西路以廬州爲帥府而以江西財用給之荆襄以襄陽爲帥府而以湖北財用給之徐議營田使之贍養假以歲月則藩籬成守備之宜莫大於是矣然後可以議攻戰之利亦當分責於諸路大帥如淮東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東東路淮西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東西路荆襄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南北路川陝之帥則當責以收復陝西五路諸路克捷因利乘便收復故都臨事制變不可預圖願勿

失機會而已若夫措置之方則臣願駐蹕建康綏懷之
畧則臣願先爲自強之計大槩近年所操之說有二閒
暇則以和議爲得計而以治兵爲失策倉卒則以退避
爲愛君而以進禦爲誤國今天啓宸衷親臨大敵逆臣
悍虜潛師宵遁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效
槩可覩矣且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
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而
至維揚則河北河東關陝失矣自維揚退而至江浙則
京東西失矣萬有一敵騎南牧將復退避不知何所適

而可乎航海之策萬乘冒風濤之險此又不可之尤者
臣願自今以往不復爲退避之計可也古者敵國善隣
則有和親仇讎之邦鮮復遣使今使輅往來邀我以必
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爲之謀於吾自治自強之
計動輒相妨臣願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可也又
陳六事一曰信任輔弼二曰公選人材三曰變革士風
四曰愛惜日力五曰務盡人事六曰寅畏天戒二月復
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十月除江西安
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兩筵不允六年准告兼營田大

使三月陛辭進呈劄子凡十有六詳具奏疏公且行又
言今日主兵者之失大畧有四朝廷措置恢復未盡善
者五宜預備者三當善後者二至撫州六月己巳地震
詔求直言公又條陳八事以獻七年高宗幸建康公具
奏畧曰願陛下勿以一舉驟勝而自怠勿以目前粗定
而自安中興之與用兵止是一事要以修政事信賞罰
明是非別邪正招徠人才鼓作士氣愛惜民力順導衆
心爲先數者旣備則士奮于朝農安于野財用不匱將
帥輯睦士卒樂戰而中興可幾矣又論舉直言極諫之

士不必遠召將帥二事四月轉左金紫光祿大夫時處
處已受招安人蠶起爲盜八月諸路大旱公具劄子乞
益脩政事以救今日之弊大畧謂上下恬嬉不恤民隱
上供不以實數而以虛額和糴不以本錢而以關子絲
蠶未生已督供須禾穀未秀已催裝發愁歎咨旱災
復作但今日之患欲民力寬則兵食闕矣欲軍儲裕則
民財匱矣二者如鐵炭之低昂此重則彼輕非有術以
權之使斂不及民而軍食足不可得也時鄺瓊叛逆官
吏兵民多歸僞齊公具奏朝廷措置失當者五深可痛

惜者五鑒前失以圖將來者五且言侍從者獻納論思之官也臺諫者耳目腹心之寄也今侍從臺諫所論不過簿書資格守倅令丞除授之失當至於國家大計係社稷之安危生靈之休戚初未嘗聞有一言及之者大臣懷祿而不敢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此最今日可憂之大者也九月乞宮祠時張浚旣罷外議皆謂車駕將幸平江公復具奏畧曰臣見張浚罷相言者至引漢武誅王恢之事爲比臣恐自今以後智謀之士卷舌而不敢談兵忠義之士扼腕而無所發憤將士解體而不用

命州郡望風而無堅城陛下將誰與立國哉古語曰臨
大難而不懼聖人之勇也夫張浚措置失當誠有罪矣
然其區區徇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寬假以責來效又
乞官祠不允以明堂赦恩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三百
戶時建康移蹕之議已定公具奏畧曰臣聞自昔用兵
以成大業者必先固人心作士氣據地利而不肯先退
盡人事而不肯先屈是以楚漢相距於滎陽成臯間高
祖雖屢敗不退尺寸之地旣割鴻溝羽引而東遂有垓
下之亡曹操袁紹戰於官渡操雖兵弱糧乏荀彧止其

退師紹引而歸遂喪河北由是觀之今日之事豈可因
一叛將之故望風怯敵遽自退屈果出此謀六飛回馭
之後人情動搖我退彼進賊馬南渡亂臣賊子黠吏奸
民附之虎踞鴟張雖欲如前日返駕還轅復立朝廷於
荆棘瓦礫之中不可得也若虜騎衝突不得已而權宜
以避之猶爲有說今幸疆場無警急之報兵將無不利
之失正可懲往事脩軍政審號令明賞罰益務固守而
遽爲此擾擾棄前功蹈後患以自趨於禍敗豈不重可
惜哉累乞官觀得提舉臨安洞霄宮八年還次長樂具

奏畧曰臣竊聞朝廷遣王倫使金奉迎梓宮往返屢矣
今倫之歸與虜使偕乃以詔諭江南爲名不着國號而
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金人毀宗社逼
二聖自我視彼則仇讎也自彼視我則腹心之疾也豈
復有可和之理哉臣在遠方雖不足以知其曲折然竊
料之虜爲此名其要求必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
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頒示郡縣二
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歲
賂廣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爲界淮南

荆襄四川盡欲得之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金人變詐不測貪婪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必猶未已或使親迎梓宮或使單車入覲或使移易將相或使改革政事或竭取賦稅或朘削土宇從之則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爲兵端以謂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使國家之勢果不足以自振不得已而爲此固亦無可奈何今土宇之廣天下臣民之心戴宋不忘尚足以有爲豈可忘祖宗之大業生靈之屬望弗慮弗圖遽自屈服祈哀乞

憐異延旦暮之命哉九年除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大
使累辭不允又具奏曰臣迂疎無週身之術動致煩言
今者罷自江西爲日未久又蒙湔洗畀以帥權昔漢文
帝聞季布賢召之旣而罷歸布曰陛下以一人譽召臣
一人毀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者有以窺陛下也顧臣區
區進退如雙鳧乘舄之去來何足多少然數年之間亟
奮亟躋上累陛下知人任使之明實有繫於國體乃依
舊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十年正月公有叔第經博學多
識不幸早世公於上元日具家饌致祭撫几號慟倉卒

自本頁起至第四十六頁止頁號原
誤應爲第三十三頁至第四十五頁

感疾是日薨于其居享年五十有八訃聞高宗軫悼遣
使賻贈除特進致仕贈少師官其親族十人是年冬十
月十有四日葬于福州懷安縣桐口大家山之原十三
年以郊祀恩贈太保十四年再贈太傅公負天下之望
以一身用舍爲社稷生民安危雖身或不用用有不久
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遠邇當時之士有不識面至
有爲公死者又宋使至燕山必問李綱趙鼎安否其爲
遠人所畏服如此公所著有易傳內篇十卷外篇十二
卷論語詳說十卷奏議文章歌詩梁谿集共百餘卷又

有靖康傳信錄奉迎錄建炎時政記建炎進退志建炎
制詔表劄集宣撫荆廣記制置江右錄史臣論曰以李
綱之賢使得畢力殫慮於靖康建炎間莫或撓之二帝
何至於北行而宋豈至爲南渡之偏安哉夫用君子則
安用小人則危不易之理也人情莫不喜安而惡危然
綱居相位僅七十日其謀數不見用獨於黃潛善汪伯
彥秦檜之言信而任之恆若不足何高宗之見與人殊
哉綱雖屢斥忠誠不少貶不以用舍爲語默若赤子之
慕其母怒呵猶嘒嘒焉挽其裳裾而從之嗚呼中興功

業之不振君子固歸之天若綱之心其可謂非諸葛孔明之用心歟子八人長曰儀之右奉議郎主管南外睦宗院次曰宗之右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次曰集之右通直郎新差充福建路提點刑獄可公幹辦事次曰潤之又次曰望之皆早卒次曰茂之次曰秀之右宣議郎新差充福建路轉運司幹辦公事次曰申之出爲綸後孫男九人長曰震右承務郎監潭州南嶽廟次曰泰右承務郎次曰升右承務郎又次曰蒙曰同曰謙曰雷曰頤父夔在時欲於邵武置義莊賙贖宗族有志未就

公晚年決意成之儀之以長居邵武世籍舊譜在焉後
爲與爲公後者所匿或誤曰朱都憲家所匿集之居福

州世系頗明子孫亦繁衍宗之居撫州今徒建昌孫子

千餘人成化壬辰晉江學教諭失其名爲公撫州派校譜

詣墓祭留詩有家傳宗祖在南閩遠抱圖書認得真之

句弘治間有李御史失其名遇公餘杭派十三世孫俊于

京師出家譜示俊謂餘杭派爲公仲子又曰吾祖居撫

州叔祖父與吾父言丞相神道碑載諸子居址甚詳今

碑沒不可見豈豪右惡碑之害已而去之耶餘杭之派

皆云公提舉洞霄宮時仲子復庵者

失其名

尚宋秀王女

自復庵至今十二世孫子數百人其譜頗詳云爲秀之

之後然秀之爲公季子而李御史云餘杭派爲仲子亦

未爲確也公先世無錫人父夔葬焉其居無錫者世系

無考按邵武郡志隱逸傳元末有李學遜者爲公九世

孫今不知其所生之正所可考者公十世孫原貴原深

原諒原誠凡四人原貴生繼芳原深生紹芳原諒生仕

慶仕寧凡二子原誠生仕安仕貴亦二子繼芳生廷瑞

紹芳生廷保仕慶生文頂仕寧生文旻仕安生文興仕

貴生文張文德九二子廷瑞生子盛子華子英子茂子
實九五子子華郡庠生廷保生子秀文頂生永泰永春
九二子文旻生永欽文興生永言衣巾守祠文張生永
康子英生承立子秀生承宗承傳九二子永泰生富彰
九二子永春生亮永欽生繼桂澄九三子永康生有成
富生秉彰生京亮生顯榮九二子顯邑庠生繼生福蓋
原貴繼芳廷瑞子英承立其宗子一派云

論曰愚讀忠定公書未嘗不掩卷流涕也公君臣之義
重歷事二君皆父子之義輕故潛善群小得以入其讒

諂邪說使公顛頓困阨相業不終宋祚遂以傾覆也悲夫忠義在人千古一日泰山喬嶽孰不仰止古今賢哲所以發揮推重于八者至矣葉適謚議云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考公行事而深察其志意便要其功烈之所成就則豈止如孔子之所稱者哉申國陳公俊卿序公奏議云昔東坡先生謂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出師之表簡而盡直而不肆而鄭亞謂李衛公蘊開物致君之才居丞弼上公之位建靖難平戎之策垂經天緯

地之文嗚呼若公者可謂兼之矣張魏公浚輓公詩有
云英風摩日月正氣返山川又云召周雖迹異李郭本
心同朱子奏議序祠堂記其所以發揮引重于公者語
意尤備皆至論也昔何叔京論孔明爲天民之未粹愚
謂公蓋社稷臣之極致而進於天民者也當公在時尚
有欲縛公以與金人又獨不赦公以謝虜元人御宇宜
公之世之不彰也今有與爲公後者其意尤烈愚故於
公梓里一支次其所可知者特舉其宗喪幾存公之世
於不墜

何李二氏世家

叙曰朱子謂楊門橫出一支于邵武信哉則邵武之學派自朱子自龜山自程門程門之學孔子之學也何李二氏譬諸水木毋亦孔氏苗裔與愚故不避僭竊爲作世家况李氏之世僅存何氏之世將泯又非鄉里後學之責與

何鑄字叔京世居邵武小溪其先光州固始人東晉末五胡雲擾避亂入閩世系莫考宋徽宗重和元年父允字太和第進士爲廣西提刑檢法官東平馬伸以御史宣慰諸道允攝本使每應對必以義理伸賢之遂辟置

幕下因授以所聞於程氏之說悉以平生出處大節告之神言事謫死公輯其事狀守其學不變紹興中通判辰州見郵報秦檜自陳其存趙之功允因取所輯馬伸事狀列上史官中有移尚書省僞楚斥使避位之語檜以其分已功大怒下允微削官實真楊檜死復其官晦翁稱其忠純篤厚之姿廉靜直方之操出於天而成於學充於內而不梟於外自號龜津學者因稱為龜津先生守官清白舍側有泉其寒泉側有石方平如硯至今鄉人名其泉曰通判泉石曰硯石鎬先生之子也少承

家學以聖賢爲師一意操存言行相循毅然任道不惑
長就外傳與文公爲友講習論難必詣于極致而後已
文公遺公書云執事家學淵源之正而才資敏銳絕出
等夷其深造默識固有超然非誦說聞見之所及也而
其口講心潛躬行力踐已非一日之積詞旨奧博反復
通貫二復竦然有以仰見其所存之妙又云李先生教
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
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若果見得分
明則天性人心未發已發渾然一致更無別物由是而

克己居敬以終其業則日用之間亦無適而非此事矣
又云示喻孔明事以爲天民之未粹者此論甚當又云
遺說後八篇議論甚精非淺陋所至或前儒所未發多
附于集解中矣公自得之學有曰耳目之官即心之官
仁義者道之全體持志則心自正心正則義自明先存
其心然後能視聽言動以禮必先盡心知性識其本根
然後到持養之功教人以專心致志爲始有根本之說
心說持敬之說皆出自家體認精語文公皆曰甚善築
書堂于所居之南坂名曰高遠用示標的公初用父致

仕恩補安溪簿未赴辟掌書寫機宜文字再調汀州上
杭丞專用寬仁爲治白罷稅外無名之賦部使者鄭伯
熊名爲好士行部得公甚喜顧郡事不理檄公佐其守
共理之公入幕悉取文書閱視持白守決遣之旬日皆
盡又以四稅不均夙夜究思其所以均之者其說甚詳
守顧不悅公卽謝去學士多尊師公惟當道鮮知公者
公固不求亦不怨悔後調潭州善化令將行而卒文公
哭之甚哀爲文以祭者二爲銘其墓稱其清夷恬曠廉
直惠和學行可以司教育論議可以陪獻納而心誠才

實又可以宣德澤而惠鰥寡公沒世系遂泯蓋不待胡
元殘毀宋儒之遺而與爲公後耽耽於七臺之麓火溪
之濱者尤有甚焉今稱爲公子孫者甚衆聞皆不確詔
諏父老惟新田一派正統間有繼受者蓋其的支繼受
生留福留福生福義福義生鉢甚微弱可矜惜不能致
力於賢者之後爾繼公倡道武陽又有李方子焉

李方子字正叔光澤人其先睦州壽昌人十二世祖李
頻唐大中八年第進士歷官建州刺史卒于官咸通五
年葬于邵武光澤之烏洲子孫因家焉頻生起起生鍾

鍾在秦秦生建中建中生鐸鐸生瑜生誥誥字君彰七
歲能詩登慶曆二年進士官至太常博士贈朝請大夫
陳忠肅公稱其真率樂易有古人風瑜生詳誥生勉生
深生瓊詳字自明篤志經術之學議論純正知潯州立
學校革夷俗官終大僕丞勉字安道登元祐九年進士
知尤溪縣又知順昌深字叔平登熙寧九年進士調濟
陰簿歷鄱陽遂平二縣令召爲編勅所詳檢後法文字
廷爭蔡京章惇奪一官以宣德郎監東京抽稅竹木場
恩叙復承議郎改朝散郎又以言事罷宗寧初蔡京追

貶元符末言事切直者深坐除名編管復州三年與任伯雨陳瓘等十四人入元祐黨籍四年移建昌軍改壽州五年寬黨禁復原官深生階生郁瓊生純德階字進祖熙寧二年爲南宮省元特奏名安悅對策言階以黨人之子擢魁多士無以示天下奪階出身四年赦調益城尉建炎元年攝臨安府比較務州卒陳通脅階叛階叱之遂遇害事聞贈右承事郎郁字光祖少從楊時學時妻以女紹興初被召入對便殿高宗云郁學通世務議論可采詔以爲迪功郎尋除勅令所刪定官未久以

憂去用進書恩改承務郎秦檜用事遂不仕築室西山

學者號曰西山先生及卒文公誌其墓

葬水東黃嶺

純

德字得之治周禮左氏春秋平居寡言不妄笑語而遇事輒應無所疑滯從弟光祖嘗嘆曰兄於答問若不經意而受其言者反覆十思終無以易卒文公銘其墓稱其爲好德有常之士純德生呂呂字濱老早孤事母孝育弟妹有恩聚族千指昕夕序揖致禮少至老不以寒暑少變呂學甚富而尤深於易每言易在識時權之以義苟非真知義之所在而喜言變反害於易矣晚見朱

熹平廬阜遂爲講學之友嘗應邑令張訢召作社倉文
公記云李君負經事綜物之才以老而無所遇也今乃
特因張侯之舉而得以粗見其毫末是不亦重有感夫
呂生正已閔祖相祖壯祖閔祖字守約從文公學篤志
精思熹留之家塾爲編中庸或問輯畧登嘉定進士爲
臨桂簿辟古田縣令再辟廣西經幹卒黃幹爲文以祭
墓在三都回龍源

相祖字時可亦從文公學編書說三

十餘卷辯質詳明平居謹飭雅言矩步見者爲之肅敬
壯祖字處謙亦從文公學累舉推恩登嘉定四年進士

調閩清縣尉真西山薦之稱其爲典刑人物正己生宣
子方子文子容子方子是爲果齋先生端謹純篤天資
近道初見朱熹熹謂曰觀公爲人自是寡過但寬大中
要有規矩和緩中要有果決遂以果名齋爲文公高第
登嘉定七年進士第三調泉州觀察推官適真德秀爲
守以師友禮之政之大小咸咨焉暇則辯論經訓每至
夜分故事秩滿必先通書廟堂乃除方子曰以書通是
求也丞相史彌遠聞之不悅踰年始除國子錄或告彌
遠曰此真德秀黨也諷臺臣劾罷之倡道講學遠近畢

集訓誘不倦四方學者皆宗仰焉平居危坐竟日未始
傾側對賓客一語不妄發雖奴隸亦不加詬詈然嘗嚴
憚之嘗語人曰吾於問學未能周盡然幸於大本有見
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爲物欲所漬若得真實務學之人
發明綱要斯道庶不墜耳公讀周子太極圖曰人生而
靜性之本體湛然無欲斯能主靜此立極之要領也又
曰太極之妙立乎形氣未具之先而行乎形氣已具之
內蓋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底也人之生也全而得之
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讓是非之

情而心兼統焉以之應事接物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者是則所謂道也斯道也無物不有大而至於天地之運小而至於一塵之微不能外也無時不然遠而至於古今之變近而至於一息之頃不能遠也分而言之物各具一太極也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是故自一而萬則體統燦然而不可亂自萬而一則根本渾然而未嘗離體用一原也隱顯無間也又述文公之教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敬者又實通乎三者之間所以成始而成終也

故其主敬也一其內以制乎外齊其外以養其內內則無二無適寂然不動以爲酬酢萬變之主外則儼然肅然終日若對神明而有以保固其中心之所存及其久也靜虛動直中一外融而人不見其持守之力則篤敬之驗也其窮理也虛其心平其氣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乎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使之意定理明而無躁易凌躡之患心專慮一而無貪多欲速之蔽始以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自表而究裏自流而溯源

索其精微若別黑白辨其節目若數一二而又反復以
涵泳之切已以體察之必若先儒所謂沛然若河海之
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而後爲有得焉若乃
立論以驅率聖言鑿說以妄求新意或援引以相糾紛
若假借以相迷惑矧心浮氣意象匆匆常若有所迫逐
而未嘗徘徊顧戀如不忍去以待其浹洽貫通之功深
以爲學者之大病不痛絕乎此則終無入德之期矣所
著有禹貢解傳道精語等書寶慶二年真德秀取其書
以進起倅辰州特旨授朝奉郎致仕尋卒與一子恩澤

墓在管密村

文子字公謹登紹熙四年進士歷知綿閬

潼川三州皆有聲譽能世其家舊志載李應龍字玉林
曰郁之後也博學能文多所著述爲時師表至元間薦
爲白鹿山長又薦爲漳州教授皆不赴是爲李氏七賢
不知其派系云宣子生崑起方子生祐容子生觀過崑
起生公震觀過生棣祐無嗣公震及棣繼之公震無後
棣生燦燦生勝勝生吉甫吉甫生仲斌仲斌生彥容彥
容生用誠用彰用寬用富用貴九五子用誠生茂芳萃
九三子用彰生茲用寬生薰蕙英九三子用富生藝用

貴生祿宣延凡三子茂生慶元藝生慶華慶元其宗派
云

論曰臺溪之學一意操存果齋之學主於精義異流同
源無非水也蓋操存之功必察於幾微過人欲以存天
理精義之功必存神定心以觀理義之微非以寂滅爲
操存訓詁爲精義也故操存熟則本體明而理義可精
思義精則義理明而操存益固操存即精義之體要精
義即操存之工夫易言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
以崇德也此正乾坤易簡交相爲用之妙屈伸往來自

然之理所謂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合一之學也是
故惡夫二之者也乃合二氏爲世家言其學無不同世
皆不可泯也二公之後鮮有究源續流之士何氏尤甚
所賴道術一脉猶存爾

邵武府志卷之十二

名宦

宦蹟附

叙曰古者人臣守官大上以德其次以功其次以勞其次以廉最下以法必皆身脩然後官不亂也必皆益民然後官可序也無實居之不為榮匪人祀之不足勸愚深慎焉所錄四十一人舊志所載不能去亦存其名謂之宦蹟

唐

陳巖按綱目巖建州人閩中記云富沙人

富沙即建州

巖慊

慨有智畧乾符間黃巢亂轉掠閩中諸州巖聚鄉兵數

千號九龍軍破走黃巢時建寧爲黃連鎮置義寧軍表
巖爲鎮將錫以鼓角牌印巖剪除餘寇撫安鄉井中和
四年福建觀察使鄭鑑表巖自代巖爲治威惠並行民
懷吏畏先是城壁公府學校爲巢焚蹂幾盡巖悉力完
葺閩中以安光啓二年王潮據泉州聞巖威名遣使請
降巖以潮能招懷離散均賦愛民表以爲泉州刺史大
順二年疾且病度可自代者惟潮遣使召潮未至而卒
葬建寧縣之西巖舊爲廣福寺今爲城隍廟其址則其
葬地也

五代

鄒勇夫光州固始人從王潮入閩及審知王閩勇夫爲僕射爲陳大義奉梁正朔時南唐有吞閩之意歸化鎮正當要害審知遣勇夫提兵以遏其衝至則藜蕪亘野煙火僅百家乃招集流亡葺理宅舍民襁負而至始遂生息五代干戈相尋而歸化獨不被兵人物蕃阜田野墾闢勇夫之力也子孫因家焉

宋

陳譚字子華候官人登開禧元年進士第累官倉部員

外郎紹定二年冬盜起閩中帥王居安屬譁提舉四隅
保甲譁有親喪辭之轉運使陳文提舉常平史彌忠告
急于朝謂非譁莫可平賊者明年以寶章閣直學士起
復知南劍州提舉汀州邵武軍兵甲公事福建路兵馬
鈐轄譁籍土民丁壯爲一軍號忠勇破沙縣賊于高橋
賊趨邵武勢益熾時有議當招不當捕者譁言始者賊
僅百計招而不捕養之至千又養之至萬今復養之將
至於無筭求淮西兵五千人可圖萬全詔譁兼福建招
捕使賊急攻汀州淮西帥曾忞中調精兵三千五百人

由漳泉間道入汀擊賊于順昌敗之六月加福建提點
刑獄七月韓提兵進攻五賊營砦平之破潭飛礮誅汀
州叛卒諭降七十有二砦汀州平四年正月遣將破下
瞿張原砦二月往邵武督捕餘寇賊首晏彪力屈請降
誅之進右文殿脩撰依舊提點刑獄招捕使兼知建寧
府累官至觀文殿學士叅知政事知樞密院事以福建
安撫大使知福州卒年八十有三贈少師謚忠肅

胡斌潮州人一統志云紹定間以殿前司將官戍邵武
江盜大至郡無城壘斌奮身迎戰大呼曰我死救百姓

兵盡矢竭猶率殘卒巷戰勇氣彌厲手揮雙刀斃殪甚衆血逮肘雙刃折易雙鐵鞭至蓮塘前賊橫刺之死雙鞭在手尸立數日始仆郡人賴其拒戰獲奔免者甚多事聞贈武節大夫錄其後一人民即其戰地立祠祀之

宋咸字貴之建陽人慶曆間知軍州事篤意愛民尤拳拳於勸學雖牒訴盈庭亦不廢講論學徒至者日衆增廣學舍復買田五百畝贍之他如公署橋梁道路亦多所脩建

王澤字元渤楚州人紹興間知軍州事有吏才俗生子

多不舉洋奏立舉子倉允貧民當產者例以錢米給之
一統志云邑有袁氏夫死詣庭投牒丐他適洋視衰經
之下紅裳微露且無戚容命械繫之一掠而服果毒死
其夫徙問如初遂決之人服其明

陳孔碩字膚仲候官人也少卽刻意力學以聖賢自期
嘗從張南軒呂東萊朱晦庵游孝宗淳熙初登進士第
紹熙中知邵武縣聰明慈愛甚得民心改知瑞金縣歷
淮東廣西提舉常平終秘閣脩撰凡其所蒞俱有古良
吏之風 孔碩本知縣謨刊在此

王遂字去非一字穎叔金壇人登嘉泰進士紹定間福建寇擾甫定朝廷選賢能吏勞徠安集以遂知邵武軍兼福建招捕司參議官一統志云遂過江山浦城道中遇邵武避地之人即遺金爲歸資從者如市至郡撫摩瘡痍剪平兇孽民恃以安檄建陽劉純攝邵武縣未幾以言者罷去後歷官監察御史右正言殿中侍御史戶部侍郎終權工部尚書居官謹言甚多士論偉之

王堃字子文金華人寶章閣待制介之子以父廕補官登嘉定進士紹定初汀邵盜作辟議幕參贊攝邵武縣

復倅本軍尋知邵武軍盜起唐石埜親勒兵討之初悉
從其遁去欲令悔禍解散賊乃復益黨來侵埜率兵直
擣其穴大破之首惡自縊死餘黨俘戮殆盡民賴以安

其宰邵武劉文簡公燭嘗送以詩五首

樵川古樂國誰遺生捺管往事

忍復言念之輒長嘆子往字其子寄任良亦艱傷哉周
餘民十室九孤鰥深心察苛糶摩手蘇夷廠願加百倍
功勿作常時觀○熒熒匣中龍爛爛巖下電紛綸揮霍
間坐了百千變雖然事幾微易觸亦易眩悞從快處生
理向靜中見健決要安徐聰明貴韜斂潛齋有愚言或
可代歲砭○百鍊或繞指粹白俄成緇有初諒非難其
難在終之道心眇絲粟易爲群物移不有精一功誰能
勝安危子今如玉雪瑩繁亡少疵願言保令德歲晏以
爲期○堂堂先太史一節貫初終况有壽母賢切切唯
教忠承家諒匪易負任丘山崇可不日汲汲仰希前哲

瞻敬義兩夾持師友交磨礪餘事作詩人毋顧毀句工
○平時州縣間上下意苦異善書肘後掣有志奚由遂
子今得所從展布有餘地兩賢更戮力萬物應吐氣
相期召杜功奕奕照來世不須峴首碑自有樵川志

王邁字實之仙遊人嘉定進士一統志云淳祐中知邵

武軍會時亢旱求言邁驛奏七事而以撤龍翔宮立濟

王後爲先言尤剴切歲饑作勸糶歌勸富家發廩歌見常平

倉民有自江右載米數千斛歸者聞其歌即減價以糶

民賴以濟舊時倉收取盈斛面公聽民自概民甚德之

方澄孫字蒙仲莆田人淳祐間廷對萬言終始欲聚君

子以續國氣脉明公論以強國精神又請立涪陵後錮

秦檜子孫竄史高之以謝天下擢甲科教授邵武軍賓
禮耆宿作成俊又一經賞識後多知名嘗哀學廩贏錢
及校官例券置貢士庄景定間擢知軍事時郡歲三易
守公私赤立澄孫躬清苦樽節以繼乏絕拊柔犢俗表
倡儒行嘗著女教一書以崇風化又請立樵川書院祠
李忠定公以廣教養以治郡最聞增一秩尋以秘書丞
召卒澄孫高才能文有氣節始以文字見知賈似道及
似道相澄孫獨求外補自効終其身

張翥一統志云知邵武軍金人犯順遣使約翥歸附翥

斬其使人皆壯之

趙時賞字宗白宋宗室也居太平州登咸淳進士累官知旌德縣幼主德祐元年元兵至境時賞以一縣抗虜師屢有功升直寶章閣軍器大監從二王入閩中益王即位改元景炎擢知本軍事時賞爲人風神明俊議論慷慨文天祥開督府于南劍知其有謀策奏辟參議軍事爲江西招討副使與宗室孟溇提兵趨贛取道石城復寧都縣數以偏師當一面戰必有勝及空坑之敗天祥妻及二男二女皆見執時賞坐肩輿後元人問爲誰時

賞給之曰我姓文元人以爲天祥執之天祥得脫時賞至龍興攢罵不屈有繫累至輒麾去云小小僉廳官耳執之何爲獲免者甚衆臨死劉沐頗自辯時賞叱曰死即死矣何必然於是將佐幕屬被執者皆死

趙紡夫宋宗室也居三山初尉建寧有才名後中法科歷大理評事出知本邑節制往來兵馬時邑之筋竹洞爲賊巢穴紡夫單車入境撫摩制馭並得其宜繼合諸路兵直入洞中掃蕩賊巢元惡授首邑境肅清乃勞狹流離重建公宇學校尋陞判本軍

張仕遜字順之陰城人登淳化進士禱雨于歐陽太守
廟廟去城逾一舍不張盖雨露足始歸一統志云知邵
武縣有惠政嘗即聽訟之所手植海棠因以名亭後登
台衮邑人封植以方甘棠卒謚文懿民爲立祠于大乾
惠應廟

劉純字君錫建陽人少喜騎射以父蔭調沙縣簿紹定
間調湖北帳幹時邵武寇劉安國晏頭陀等群起殘毀
汀邵延建盱撫泉漳諸州純道聞群寇迫近鄉邑歸散
家財招募義勇與陳麟撤潭飛礮守王遂請于朝以純

知邵武縣純將部兵收餘卒軍聲大振詔號其軍曰忠
武守趙以夫乞移其軍以擊賊純進踣之安國諸賊皆
授首翌日純率兵直擣下瞿賊營兵陷死之事聞贈朝
散郎謚義壯立廟麻沙賜額忠烈與給子羽珙領號爲
五忠劉氏

尹洙字師魯河南人康定中知光澤縣內剛外和博學
有識度一統志云邑之學者專務程文洙勉勵之以古
文爲主於是學者大悟文體一變爲治尤有績効

吳逵字公路崇安人登宣和進士調永福尉以獲海寇

功改知泰寧縣愛民如赤子馭吏如束濕縣素產茶舊
數茶引錢額過重逵曰民不堪矣力爲申請蠲其半邑
人德之爲立生祠焉

一統志同

章元振字時舉崇安人登政和進士歷知寧鄉休寧建
炎初改知泰寧縣一統志云建炎初盜賊四起元振據
險立砦遷民帑庾於其中與百姓堅守闔境獲全後知
潮州悉革蠹敝秦檜與元振同年故人坐不通書久之
始移肇慶府以治行遷朝議大夫

謝源字資深臨川人淳熙間邵武縣丞靜重有守喜愠

不形政用翁和民以不擾嘗見朱文公於建安文公謂

一見即知其爲長者又云又知其句律之妙可追前輩

既沒爲作墓銘

畧曰臨川有隱君子曰溪堂先生謝君名逸字無逸與其弟竹友先生名邁字

幼槃俱學詩於黃太史氏季氏生子曰源字資深始以

進士得官爲文林郎邵武軍邵武縣丞資深自幼日誦

數千言少長受經屬文有聲庠塾間士大夫之賢者來

臨川聞其名莫不延致而賓禮之再試禮部中第以爲

建昌軍學教授居官靜重有守然事有當爲亦不憚改

革也復教授江州學未行遭父喪終制調隆興府南

昌縣丞會李侍郎仁甫將漕江西披輯舊聞以脩一路

圖經於官屬中獨以資深爲可與於此者又與諸使者

共薦之嘗行邑事歲餘屬帥守以聚斂爲急諸邑奉承

唯謹而資深獨無所屈常歎曰迫貧民以奉上官吾弗

忍爲也帥守以是於資深獨不悅而邑人深德之當改

京秩會舉將有故不果遂來邵武當路者多知其賢而

常平使者宋君若水尤敬重之人少見其喜怒未第時
教學以奉甘旨有二祖風致有詩百餘篇號空齋詩藁
云嘗以檄書便道過我予雅聞資深名一見即知其長
者既去遊武夷山水間得予所結廬處復留詩見屬予
以是又知其句律之妙可追前輩無慚也顧未酬而聞
其訃乃爲之銘銘曰惟君家世隱淪載其德之後人君
承之勢欲振塗未半隕厥身藏
於斯從隱君陵爲谷訂此文

洪天驥字逸仲晉江人淳祐進士任建寧尉發擿奸伏
當官無所回撓時有盜王若曾嘯聚騷動天驥奮不顧
身提兵擣其巢穴僞造楮幣密設方畧禁之邑有三大
黨與無不雜獮就縛爭訟交構者喻以威福折之一言
而定重儒學每以文章課邑士士皆知所嚮方當道交

章以善狀聞累官知潮州卒

元

吳按攤不花三華人以宣慰元帥守邵武路至正間爲
監郡時淮汝盜起延蔓江西閩中大震建寧盜發誘致
宜黃新城叛黨遂陷建泰猝至邵武據其城煽誘村市
無賴旬日衆至數萬標掠順昌將樂間按攤不花方奉
省檄募兵以援江浙有卒三千帥之進討殪賊數千于
順昌復其縣宣閩因命專意克復賊聞按攤不花且至
柵水口以拒之乃分兵由南岸以濟自領兵從富屯選

賊踞鋒奪其舟遂拔水柵俘斬數千進逼城下賊復擁
衆數萬自陔嶺薄城乃身先士卒踣其兵追斬殆盡議
者謂城污於賊當悉焚棄與民更新按攤不花惻然曰
民爲賊脅耳悉置不問賊餘黨猶狙惡嗜亂按攤不花
從容應機悉掃蕩之疆境底寧

孔公俊字師道曲阜人先聖五十三代孫至正中知邵
武縣時邑新殘破公俊存恤勞徠惠化兼施嘗曰逆節
之萌由教養之無法也乃輕徭薄賦愛重民力首輸佐
費之泉及會廬稍羨餘大修學宮役不及民財不歛衆

而功告成

况達一統志云光澤縣尹興崇儒學善决訟嘗有兄弟争田者達曰吾視若貌非不恭友者授以伐木之詩親爲諷詠解說於是兄弟皆感泣求解知争田爲深耻

郭瑛至正二十四年任邵武路經歷舊志云嘗置惠老慈濟堂於城西以居窮民之無告者復買田若干頃贍之又買山于水北爲義塚以葬貧民及無後者

皇朝

周時中江左人一統志云洪武初知邵武府時郡承元

季兵革之餘民皆流離時中撫馴安輯俾民各遂生養之樂郡人愛慕之官至吏部尚書

楊衡 岢嵐州人正統間由監生知郡事剛果有爲建水北橋累石爲址醜水十有三道甫成沙寇鄧茂七倡亂乃選民兵協武臣守禦一日賊衆奄至城南陔領堅壁清野勒兵戒嚴以待郡境晏然遠近避賊來附武臣不納衡急下令曰城池本以衛民柰何拒之遂啓鑰悉縱其入時大軍經邵武部校需索甚峻衡告以時艱民困不繼而建泰二邑爲賊所斃賊退衡慮擾民匿不以聞

監軍罪之索賄部校因投其誣遂被箠毒憤恨而死柩還高婆山郡人爭舁至郡齋朝夕哭奠如喪考妣舊志又云公去今九十餘年邇其往事尚使人悲咽哀慕又况親見之者乎

盛顒字時望無錫人成化改元由進士歷官知邵武郡廉勤敏達專以除奸弊崇教化爲務郡中惡少久爲朋比傾害良善顒廉其尤者尸諸市餘悉遁去數歲不敢歸井里由是軍民帖服盜賊屏息先是繇役多從里書推舉奸弊萬端顒乃通扣一縣丁田數爲十甲以一年

丁糧應一年徭役週十甲而復始民甚便之驛傳亦隨本驛科派糧戶支應上下並緣爲奸顛又因糧起科收貯於官有事則計費給直歲終會計實省三分之二郡鮮科目禮延旁郡名儒以教諸生建光澤縣學復邵武縣學地置射圃造濟川杭川二橋懋績甚多官至副都

御史

劉元字仁甫蜀仁壽人登成化進士歷官知本府剛介嚴正不事煩苛廉不近名儉不廢禮愛民之誠表裏如一徵賦不擾編役必親聽訟明決吏胥無所售其奸時

福州府以所隸白沙諸驛供需不敷奏割邵賦稅以益之元謂本郡山多田少人民易動難安所屬僅足以支境內四驛之費事遂寢樵川驛馬五日一驗以肥瘠行賞罰鋪陳責其謹蓋藏時躬點視省費尤多政暇掣籤校諸生課勸懲之有疑義躬爲講解竟日忘倦士風爲之興起嘗建郡學大成殿蒙谷臺溪二精舍及通泰橋增建預備倉及養濟院居屋費皆出自規措又以豐年計畫勸尚義之家積粟數萬石以備賑濟壬寅歲歉民賴以活政暇取馮守所脩郡志而損益之刻梓以傳其

蒞官處事多根據經史無過舉郡軍民誦其德至今不衰

王佐瓊州人領鄉薦守選就拜本府同知成化十年任持身廉而不激事上恭而不阿博學能文政事有章屬秦寧盜發時僉憲章懋分巡至郡檄佐行縣召集縣之里老密切訪問賊中動靜若其可招則選其里老之有識幹者往而諭之除首惡不宥外其餘脅從者悉聽其自新若不可招則亦令其各陳勦捕方畧以報佐至縣詢諸衆論皆以爲賊勢方張若遽攻之則其黨必固結

以拒戰而勢遂成不若乘其衆心未固誘其脅從者來
降以殺其勢則可不攻而自潰矣佐遣人招諭降其脅
從者數十人賊果散去時有邀功希賞者械繫佐所招
降凱還獻功盡殲之懋固賢者不爭佐亦絕口不言滿
九載去改同知臨江府

陸勉字懋昭江陰人由舉人弘治十二年同知郡事勤
以蒞政廉以自守時徭役失平勉董造黃冊爲通融均
一之法計十年丁糧裒多益寡均爲十班編爲定役曰

平定冊民甚稱便有泣苗詩教民文勸吏圖傳于郡擢

南刑部員外郎去

鄒武字靖之常熟人由舉人正德十五年同知郡事清脩苦節一介不取時當道臨郡清軍責各縣里長多捏同姓詭名以足軍額及拘丁起解則皆無勾空名擾害難堪武力爲申請悉從除豁直以身之去就爭之又爲條約以示民皆切於政體百姓傳誦至今遷南部員外去

定定舊志云字伯安高昌人洪武初令泰寧時民染元舊俗定尚行實敦風化作新士氣凡公署學舍壇場外

所脩建時部使者行縣所過荒蕪悉籍爲屯田定令境
內田皆耕耨故今三縣有屯兵之擾而泰寧獨無陞廣
德州同知後致政歸泰寧卒墓在城南集福庵

王拯東莞人由鄉貢成化七年知邵武縣爲人穎悟強
記吏民有事於縣者一見卽記姓名不忘公廉愛民服
食淡素嘗以公事出郊民烹鷄供膳拯惟茹蔬食終不
下筯于鮮食其介率多類此督造版籍請託不行稽考
精明宿弊盡革每朔望後一日輒詣學課試諸生賞勤
懲惰率以爲常尤慎興作時縣廳敝乃節稍俸積金三

百餘兩以付耆民張舉生何淳二人曰儲此俟歲豐新之尋以憂去拯歸以書白其事於劉郡守元召二人以銀至封識如故古之清白吏亦不能過也

方嵩湖廣咸寧人永樂初以進士任府學教授條約嚴明頑鈍者畏威改行得人爲多時稱郡博之最嘗兩司江西文衡及預脩永樂大典

周衝字道通宜興人由舉人嘉靖二年任府學教授節勵清脩學先踐履講明性理使樵士知所嚮方舉行冠射二禮以變舊俗教人自格物致知以明其明德焉擢

唐府紀善去越數年卒諸生聞訃皆爲位哭之

陳激衷字元誠南海人由舉人嘉靖五年任建寧教諭

首以子弟入則孝一章開論諸士朔望習冠射二禮時習燕射二禮諸生束脩餽遺皆不受侍御聶豹聘爲五經書院長平生行不疾趨立不跛倚目不視左右口不談是非無疾言遽色愛好人倫自甘貧賤出於天性尤精於音律截竹削桐皆能成聲雅歌聲若金石所養敦厚視時俗實高數等也後三年遷國子助教竟亦不仕

王弁江西南城人景泰中任府學訓導性豪宕不羈至

官未幾卽引疾家居三年復來任則沉潛淳篤講授之暇竟日靜坐觀書不少輟或論及財物輒赧然不出一語諸生有所奉亦卻去士大夫咸敬服之

李春鳳陽人正統間任本府檢校時沙寇鄧茂七亂分黨入寇至城南陔嶺郡守楊衡命春率民兵出戰春親冒矢石爲士卒先連發輒中賊遂却累提兵討賊亦皆有功郡人賴之

林興祖字伯禎潮州人永樂十八年舉孝廉授本府常豐倉大使郡中歲饑時尚書夏原吉巡撫福建得便宜

行事郡集其屬曰孰能詣巡撫求賑者興祖慨然請行
晝夜倍程以進巡撫覽牒未有言興祖懇懇言民命危
急仰公如慈母義形於色巡撫檄郡發廩所活數萬口
郡守丁原振薦之陞當塗知縣終交趾右叅議

許繕臨清人嘉靖十七年任建寧西安巡檢司巡檢慷
慨好義有膽力二十年汀寇侵掠建寧繕夜半聞警進
披其鋒追至境外之塘坊賊伏猝起從兵皆遁繕陷潭
中死之賊解其屍懸于林木民義而哀之

唐

謝望 建寧人爲黃連鎮將屯兵將屯寨子彥斌黑面長鬚禦寇有功人以鐵龍目之累官至招討使

宋

張夔 太平興國中知軍事首創軍治有治蹟

陳從易 字簡夫泉州晉江人登端拱二年進士再調彭州軍事推官王均盜擾成都連陷綿漢彭人有

謀欲應之者從易攝州事斬首謀而諭貫其餘黨率厲將士脩嚴守械成其家僮積薪舍後曰吾力不足以守當死於此賊聞不敢入境事聞遷太常博士出知邵武軍專務以德化人召脩冊府元龜官至龍圖直學士

蘇爲 一統志云祥符間知邵武軍政尚清簡在郡有詩人所傳誦後袁轍作守讀其詩因題曰手掬樵溪

塵可濯恨無
推筆繼蘇爲

曹脩睦 建寧人登祥符五年進士天聖初知邵武軍有善政性尤廉介始建郡學杜祁公銜薦爲侍御

史後知泉州坐失舉奪一官罷去後知吉州即以
年五十一致仕章得象表其高詔還所奪官卒

吳師服

字夢得旣寧人天聖進士歷知蒙州改邵武軍

力爭之坐調後以職方郎中
致仕哲宗元符中卒壽百歲

林豫

字順之仙遊人熙寧登第大觀間改知軍事九
歷七郡皆有遺愛邢臺邵武之民像而祠之

袁轂

一統志云知邵武軍任任清介嘗
有詩云滄浪不須濯纓上本無塵

趙子木

紹興間知軍事時上官惜守延平魏竄守建安
而子木守昭武俱剛介有政聲當時有鐵鑄脚

刺史
之號

趙以夫

字用文宋宗室也登嘉定進士紹定間知軍事
治尚安靜時下瞿賊猶據險戕縣令拒官軍以

夫慨然以夷難葺廢爲
已任清溪洞再造府治

葉寀

建安人舊志云嘗從李果齋學有文行淳祐末知軍州事作郡乘買田築祠祀朱文公於郡泮復錄

恒歛田若干頃祠文公于光澤

以果齋配他政蹟亦多類是

廖邦傑

字懷英號恕齋延平順昌人也舊志云淳祐間知建寧縣脩學宮增學廩闢貢士庄建惠寧倉

創仁壽廬值歲饑疫治藥餌糜粥以濟民全活者甚衆度宗咸淳間以帥參攝軍事脩圖經增置郡學養士田他政績亦多

宋秉孫

字彞仲建安人篤志力行博學能文以寶祐進士知建寧縣適直歲歉悉力賑給有劫民穀者

即尸諸市以徇境內肅然邑舊無城度地興築不期年而成後倅本郡又撥餘鹽錢置田爲繕脩費民懷之不志

呂養

藍田人大防之父也知泰寧縣事治尚簡靜政不煩苛出宋史

趙時通

字宜伯宋宗室子登慶元二年進士嘉定間知邵武軍至郡首諭民毋縱酒尚氣毋挾兵刃有

殺人不覺察既殺人不亟捕者皆坐之設藥局立濟貧庫置學田時按閱以勵兵小大之政無不舉行卒西山先生爲作墓銘畧曰懿哉趙侯懇懇平實天府片言而解繫者百數樵川三月而懷恩者千室

時通該大書入名宦誤刊在此

徐壽

字君朋建安人知泰寧縣事治用儒術會改益法州縣計口敷民買益百姓苦之壽頓納袍笏不肯

從令民賴以安繪像祀之元祐中按察使張汝賢以治狀聞改京秩

宋棐

字材成莆田人登政和進士紹興初知邵武時隣寇范汝爲毛涅龍始就招撫所過索丁壯負擔小

佛意即屠啖食之棐先寇至令空邑遁去寇標掠無所獲夜持兵群譟入卧內棐徐起喻遣之不煩一夫民得

全活既去二十年邑人

語及輒第下者

謝替

字致虛長汀人知建寧毀淫祠禁窮子邑人生子多以謝名

江默字德功崇安人登乾道進士歷安溪光澤尉皆有政聲後知建寧縣卒于官邑民像而祠之默嘗從

朱文公游文公稱其無他嗜好一意詩書

張訢毗陵人紹熙間為光澤令嘗做社會之法立倉境

舉者又附倉列屋以待行旅疾病無所歸者其法甚精善朱文公為記

林孝聞字質夫三山人知建寧縣為政廉明尤工於文嘗斥俸置田以克學計因號林公莊

周居權一統志云知泰寧縣俗有生子不舉者居權為文戒勸於是民多感而從之

林珩字自明福清人淳祐間知建寧縣為政精明吏不能欺存心愛民不科歛養費而於學校尤加意焉

程夢程咸淳中知建寧縣存心愛民尤重儒學嘗捐已俸二千餘緡新邑校又建祠以祀先賢政化翕

然

包恢

字先父南城人世父約父楊叔遜俱從朱文公陸象山學恢少為諸父門人嘉定中舉進士調金谿

簿以邵武守王遂辟為光澤簿嘗平寇亂後歷郡縣所至破豪猾去姦利政聲赫然官終魚書樞密院

徐元德

永嘉人淳熙末為教授以中興首相李忠定公為是邦名賢乃開講堂之東肖像立祠俾鄉人

子弟有所觀感興起朱文公為記雅稱重之

蔡充

字公度南城人天聖二年進士調邵武尉為人好自潔清平居衣冠容貌肅然臨事以沉默慎靜為

主無或過差人以蕪節稱之出曾南豐集

劉彛

字執中福州懷安人幼介特居鄉以行義稱嘗從胡安定學第進士為邵武尉調高郵簿移胸山令

治簿書恤孤寡作陂塘教種藝平賦歛抑奸猾折豪強振遊惰凡所以惠民者無不至焉出宋史本傳

余炳

紹興人初為建寧縣尉歲己丑汀寇壓境令佐皆宵遁炳獨護縣事親率士卒首挫賊鋒用能繫一

邑遺黎之望以待王師
後以功進秩知泰寧縣

洪振龍

三山人爲建寧縣尉剛明不可犯時有大辟邑
令欲混貸之振龍以爲不可竟直其獄嘗力請

寬敷盜事雖觸時諱不顧也
所至屏絕餽送鷄犬不驚

元

蕭賈

字克欽吉州人元末福建平章陳有定承制授賈
爲本路同知有定用法嚴往往致濫賈輒爲營解

全活甚衆洪武元年隨有定至
京有定死賈以親老辭不仕歸

劉泰亨

至正間任本路推官時汀寇嘯聚帥府檄泰亨
署府事賑濟撫集且募民義爲捍禦計境內以

安

王應祚

字舜卿清源人至順間尹邵武八閩通志作泰
定間任性廉溫直諒文而有才器恒以陳古靈

令仙居者教民葺新縣

治葺學宮士民戴之

傳仕謙臨川人至正間縣尹邵武時當兵革之餘悉意撫綏尤以興學化民為務未期月沉寗歸呻吟

息墨有新居公無逋稅

政通人和聲稱籍甚

張祥字彥禎真定人以至正二年進士尹邵武持水槩之操苞苴請託不及其門公庭無留訟胸襟洞然

表裏誠實時承積弊之後與監邑安答

兒禿編次徭役之籍民甚便之

皇朝

張文昱應天府人一統志云洪武初知邵武府廉介愛民善詩文尤精於畫號滿塘散人後陞刑部侍郎

馮孜字師虞南克人舉天順進士歷邵武府慎徵輸平徭役民以訟至不繫獄俟兩造具備一訊而決未

嘗少淹滯也每自誦曰囹圄空虛心自安其一念恤民之心大約如此建陽賊嘯聚僭稱都督以其地隣封相

密邇恐貽郡患因與衛指揮密謀發兵募近民爲導直抵其巢穴生擒賊首讞之而兩邑之民賴以按堵邵武縣學大成殿將毀節縮浮費撤而新之公暇手不釋卷嘗與郡鄉貢士寧堅纂脩郡志刻梓以傳人咸以博瞻

文雅稱之

張羽

字鳳舉揚州人由進士歷監察御史正德十三年

出知府事興學勸農表卿賢復射圃新禮器毀淫祠改書院築溪壩鬻諸倉米以備荒敷軍卒弗靖鎮以威德地方以安朔望視學懲逸獎勤講論終日每月九試士如塲屋親爲改正文字擢河南憲副宦橐蕭然清介之操可質鬼神其好善惡惡節用愛民教上好士出於本心非沽名掩飾欺人者比也

丘民範

字汝中貴溪人以癸未進士歷南京兵部正郎嘉靖八年來任時郡政頗弛豪族陵縱以猛糾

之有蕭令不飭竟黜之以懲貪舊時驛傳率多侵魚範計糧薄征按月給發以其羨餘貯庫先是河泊所魚糧

皆計里均陪爲民所若乃奏請以所羨餘補之驛傳
魚糧兩得其所他如教諸生五日一課給粥孤老贍養
有方其惠政大率如此今郡人
類以仁而不懼明而不察稱之

章文旭

武進人洪武初通判廉潔有幹材時承兵燹
之餘學校廨舍橋梁創建脩飾皆其力也

張幹

祥符人洪武中通判性最孝爲
政有方而廉潔之操終始如一

廖鐸

宜黃人成化間推官操守廉謹有幹濟才先是郡
理刑者大率隨事輕重決遣不立案牘故健訟者

得以展轉論訴不已鐸至事無巨細悉依律擬罪成案
自是健訟之弊革矣嘗督造版籍里書不得以售其奸
又嘗以省檄往嶮峽勸借商錢以備賑濟法不苛而公
用饒部使者稱其能滿九載去至今郡人頌之不忘

吳預

東莞人由舉人嘉靖八年任本府推官明而有斷
予寬而不阿作士氣清徹訟調儻廉潔服食淡素署

邵武縣事釐革宿弊節省民財該年里長
有不識其面貌者官終南戶部員外

陳撫

金谿人洪武初知泰寧縣時兵亂之餘撫披荆槍

夏祥鳳

嘉興人一統志云洪武末知邵武縣嘗曰廉為士之大節居官者不能守廉大節虧矣雖有政

事何足尚哉及代去囊橐蕭然能踐其言

張淵

華亭人永樂初知泰寧縣倜儻廉潔勤於撫字邑自元季以來學官廢弛淵銳意作興多所成就民

有訟於庭者必從容開諭使自悟焉

李復觀

饒州人一統志云永樂初知邵武縣能以文學飾吏事不假鞭朴而民服及去人思之

鄒良

江西樂安人宣德中知邵武縣性鯁介不避權貴有惠政於民秩滿邑人上疏留之進通判秩仍知

縣事未幾擢守衢州舊志云聞之郡人司訓楊靖鄉貢士甯堅云其才雖可稱然士大夫未免有簞簋不飾之

議云

劉俊字君佐真定之深州人也登成化二年進士第二
剛果以戢奸植善爲首務毀淫祠禁師巫凡境內庵院
之私創者悉撤其材植以葺學宮鹽墾人稱其得爲政
之體

姜桂

安仁人由進士弘治末知邵武縣公正慈詳不露

檄取白確力爲辭免窳
戶賴之至今人懷其惠

傳恭

江西分宜人正統中任建寧縣簿宅心溫厚勤於
職業沙寇犯境民多被脅從丞史皆遁去恭獨挺

身率民兵悉力保障反覆以利
害諭其民民於是鮮有從亂者

丁暹

寧國涇縣人景泰六年任建寧縣簿老成多識剛
果有爲植善抑強脩廢舉墜聲績著聞滿考致仕

歸民思
慕之

程禧樂平人洪武間任府學教授有學有爲嘗撤三皇廟材建大成殿請府前總舖地建明倫堂購民地

爲先賢祠

論曰史記作循吏傳上下今古惟五人邵陽一郡爾唐未始建官是何循吏之多也或謂垂古不得不嚴勸今不得不怨或謂後世好名喜諛阿其所好者之爲之也蓋有之矣愚因舊志與父老長者言察以獨知錄其尤著者焉是故乘時奮庸以勞定國則有陳巖鄒勇夫陳鞅王遂王莖張翥趙紡夫章元振洪天驥吳按攤不花王佐李春以死勤事則有胡斌趙時賞劉純楊衡許繕

法施於民則有趙時通王洋王邁方澄孫張仕遜陳孔
碩吳逵謝源孔公俊况逵郭瑛周時中盛顥劉元陸勉
鄒武定定王拯林興祖儒術則有宋咸尹洙方嵩周衝
陳激衷王弁及讀碑亭記訪遺教坊參以所聞而退夏
英王義烏乃若王鈇古之遺清也公惠有焉又若潘旦
之寬重曹察鄭時舉魯休之精密是五公者民無間言
後必有爲之傳者矣錄不及生者以易簣之時猶有學
也其所望於諸公也遠矣

邵武府志卷之十二